

則堂集

六卷  
宋家鉉翁撰

文瀾閣四庫本從永樂大典錄出道光戊申重九  
日燕庭志于浙藩公署蓬齋軒

嘉蔭



嘉蔭  
移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則堂集

提要

臣等謹案則堂集六卷宋家鉉翁撰鉉翁喜談春秋尤喜談易其河間假館詩曰擬從諸君豫乞石一方他年埋之冢前三四尺上書宋使姓某其名某下書人是西州之西老縫掖平生著書苦不傳可傳者見之春秋與周易然春秋詳說至今尚有刻本已別著錄其說易之書與其文集二十卷則已全佚惟永樂大典收其詩文尚夥謹裒合排比以類相

從釐為文一卷詩詞一卷核其所作大半皆在河間而明神宗時樊深撰河間府志已不能採錄則其佚在萬歷前矣鉉翁隸籍眉山與蘇軾為里人故集中如文品堂記養志堂記志堂說篤信齋說跋太白賞月圖和歸去來詞諸篇及豌豆菜詩自註間或稱述軾事迹廣漢張栻亦其鄉人故敬堂記首亦慨然於南軒之學漸昧其傳然其學問淵源則實出金谿觀集中心齋說主靜箴諸篇可以概見故其持論浸淫於佛氏其說易亦惟以先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天太極研思於虛杳之中而尊教堂記一篇至援陸九淵之言以三教歸一立說尤為乖舛顧其立言大旨皆歸於敦厚風俗崇獎名教隨事推闡無非以禮義為訓原未嘗澆漾恣肆如明代姚江之末流其詞意真樸文不掩質亦異乎南宋末年纖穠繁碎之格尚為多有可取耳且迹厥生平上雖不及文天祥而下比留夢炎輩則嚼然其不侔零篇斷簡以其人重之亦可也乾隆五十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則堂集卷一

制

浙西判官高越可水部郎中制

宋家鉉翁撰

勅多士之世副臺郎之選者前代謂之賢乃知三署之屬例無輕授某官高越早踐朝序嘗為史臣當官有聲聚學不倦頃屬上將出臨大藩輟參入幕之資備觀理劇之用甫罷赴闕時名益高司川之秩俾從真授無忘職業以荷朝恩

記



中齋記

學問之道貴乎擇中而已矣孔門四科七十子皆升堂入室之士夫子獨許顏子以擇乎中庸是知中之未易擇也嗚呼中之未發本一理也及其發而達之於用則一理散見於萬殊萬殊之中莫不各具一理隨時而見也隨事而在也隨地而各不同也在斯時則斯為中至他時則斯不為中矣在斯事則斯為中至他事則斯不為中矣在斯地則斯為中去斯地而之他所則斯不為中而為偏矣苟非擇之精辨之審豈能隨時而應之隨事而節之隨所遇而折衷之動與中會而無毫釐之爽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乎是故學問之道擇中為難聖賢教人使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窮盡天下事物之理理窮知致則事物過乎吾前如短長之就尺度輕重之適權衡皆有自然之則萬雖殊而無非中之所在也此所謂理一而用殊用雖殊而理未嘗不一是之謂中沁水高濟鄉篤學而好修端勁而溫裕佐幕相府政譽藹然榜其齋曰中俾余為之記之余語之曰律令之中余不能知也義理之中余嘗學焉中有定體而無定用其用之無定者固其體之所存然不可執定體而求之也子講摩有素每持經訓以為臨事之準的車輻所行裁處無滯見識明允余



復何以為告然嘗觀孟子論楊墨之為我兼愛而曰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夫子莫之執中蓋知審擇乎過與不及之間者也而孟子於其間又發出中與權之義而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奧哉權乎舜執兩端而用中權也中庸之時中亦權也執一而無權為其滯乎一而不能周乎萬也濟鄉所居之官審刑之官也人有麗乎重者子欲輕之輕之誠是然必酌其情之輕重而權以處之則中在是矣人有麗乎輕者或欲重之重之固非然必察其為誤為故而權以處之則中在是矣夫權非中外之物也乃中之權也擇之精辨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之審而後知權之所在推之他事達之他官取之左右逢其原可也此余所謂義理之中輒書以為贈

雲齋記

士有抱負奇偉不求為世用猶典教一方以其道私淑諸人者是雖任也而實隱也是雖隱也與潛深伏奧獨善其身者異矣河間張彥舉早負鄉曲盛名以鄉國公選教授六州十年於茲安恬不競余所謂仕而隱隱而能以其道私淑諸人者也彥舉以雲名齋俾余為之記余諗之曰雲一也瑞乎天者為慶雲澤乎物者為油雲栖遲巖竇偃薄林壑不能為瑞為澤者則閒雲也子取

其為瑞者乎抑取其為澤者乎抑慕其栖巖偃壑適已  
之適而忘情於斯世者乎昔者禹皋稷契並處堯朝蔚  
乎其輝炳乎其容衣被下土人莫名其功此雲之瑞乎  
天者也伊起於莘說奮於巖其君用之其類應之膚寸  
而升不終朝而雨乎八紘此雲之澤乎物者也乃若荷  
蓀耦耕之倫以放曠為高處不違其里行不越其鄉羞  
弊聘而傲王公則岫雲之無心者也吾子學孔孟之學  
誦詩讀書考古訂今方將有用於世彼隱君子避世之  
事不足為子言也然則雲以名齋義何居乎張子曰嘻  
吾敢志古人之志乎蓋雲者雨之根也學問者事業所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從來也高山大澤其包納也厚其涵蓄也久故氣之升  
乎天者氤氳郁紛澤乎土者霖霖霑足是豈一日之積  
乎士君子之學亦猶是耳吾典教六州士之從吾遊者  
數十百人其渴於聞道若旱苗之望滋吾懼乎無以雨  
之窮年兀兀唯日孜孜亦欲厚吾之所蓄庶有以霑溉  
吾徒云爾子不觀諸易乎雲雷而為屯雲雨而為解屯  
之雲雷其蓄諸中者乎解之雷雨其發諸外者乎子知  
屯之必能為解知雲之必能為雨則知吾命齋之意矣  
乃若臯稷伊傅之事業闕乎天而制於命吾如彼何哉  
子其毋以為問余聞君言為之歌曰山之高兮雲之涵



予澤之大予雲所納予子之居畝宮環堵兮道所存兮  
充子之學道彌大施彌博兮雲兮雲兮其孰窺子之際  
兮遂書以為記

### 雪庵記

余蜀人也蜀之西有雪山焉崔嵬萬尋皓爽高潔貫冬  
夏而不改余愛之仰之暇日必升高以望當其喜而泰  
舒山與余心俱明當其靜而歛藏山與余心俱肅或憂  
愁縈紆覩山而萬慮俱澄或事物膠轄見山而萬紛俱  
寂余每慨然歎曰山乎雪乎其余之良朋畏友乎何其  
典刑法度參前倚衡動與余會乎山中有隱君子年八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九十一日造余言曰子之愛雪乃至是乎雖然子見之  
以目而未能喻之於心也見其粗而未見其精也雪中  
有易子知之乎余曰未也隱者曰子歸而求之於易余  
自是讀易數十遍粗見大意猶未有以貫而通之也中  
年讀禮至經解篇子曰潔靜精微易之教也乃廢卷而  
作曰雪中之易其在是乎夫無極而太極易之所從來  
也方其冲漠無朕不可以象形窺不可以聲臭測一而  
不二純而不雜謂之潔靜豈不然乎迨夫兩儀既分四  
象即立乾坤索而成六子三畫動而為六畫方以類聚  
而天地水火風雷山澤各居其方物以羣分而八重卦

互相為索而成六十有四行而至於千萬推而極之毫  
髮天下之至微至精孰有加於此者乎譬之雪焉遠而  
眺之高下散殊一目千里即而玩之飛者為六出墮者  
為粒繁而不紊密而不泊其寓物而成形也方中乎矩  
圓中乎規小成其小大成其大千態萬狀自然天成其  
精也不離乎潔其潔也所以為精雪乎易乎是可得而  
淺窺之乎余始居西爽之下自以為有得於雪及聞隱  
者之言返而求之於易然後知潔靜之中有精微之蘊  
不在乎境而在乎吾之此心也嗟夫心內也境外也心  
境混融而後有以見道之全體得之於目而不能喻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於心未免見其粗而遺其精也彼隱君子其知道者乎  
漳州郭長卿令名實踐士論共推分教高陽余始得定  
交聆其話言挹其容色窺覘其文字之溫雅知其涵養  
充積厥有自來長卿以雪名庵俾余為之記余惟學者  
之於雪與騷翁詞人異騷翁詞人玩物而逐於物烏能  
知雪學者以心悟雪以雪洗心內外契合以成其為德  
非徒一篇一詠留連光景而自以為有得於雪也長卿  
粹於學易而以雪命庵契雪於心者也意其宮庭屋漏  
造次顛沛無斯須不在乎是其有得於雪者乎故余以  
昔之得於易者而從君質焉願長卿有以告之匪敢言



記

見山亭記

余周遊半天下見山多矣晚歲羈寓古瀛乃在燕齊趙之間其地平曠衍沃環數百里無高山大阜可登覽以自壯里人病之繪山於屏疊山於庭以寄其願見山而不可得之情余過而見之語之曰子誠好山然好其似而未知其真也夫真知山者不求山於山也繪者之於繪疊者之於疊皆以象而求山象之外有真意焉彼豈能知之乎知山之真者其惟吾徒乎王君虞卿鄉之老學宿儒授徒三十年坐下冠者常以百數平居以主敬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自持訓飭學徒惟在一敬喜愠不外形動作有常則鄉黨歸重人無異詞余亦幸託友焉一日聞君作亭向西榜曰見山亟往訪而觀之坐定跂而望重城歸然其下屋瓦參差無所覩也余問虞卿子之山安在為我指示其處虞卿若然大笑曰是中安得有山吾所見者非山之山也吾晨興坐於斯亭招諸生來前誦詩讀書講易說禮各業其業各吐所疑各炫所長有會於余心余為之喜如好山升乎楣樑修巘墮乎几格余每應接不能暇也諸生退賓朋未集踵相接於斯亭談經者吾答以經論事者吾答以事自性命道德以至耕稼陶漁靡不

畢陳會於余心余為之喜如巖崖豁開岡阜起伏各獻其狀為吾之有吾受之而不能既也至如元夫偉人長劍高冠下車而入振袂而升典型森羅法度具設則山之岱嵩廬衡一朝盡在目圍吾不出戶庭而覩天下之大觀是皆吾非山之山也彼騷翁詞人流連風景嘯傲林壑放意茂林修竹之表適情雲山煙水之外一觴一詠自以為知山皆逐物而遷者於山果何見乎余聞君言知君所見與世俗異為之擊節賞歎然念君求山於人曷若求山於我乎求山與我求之吾此一心焉耳天高地下山峙川流日月照臨風霆鼓舞何莫非道體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流行何莫非心體之妙見學者以心會道境之過乎吾前皆心也心之會乎境者皆道也道非心外物境非道外物皆學道君子操存涵養中事耳昔夫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道非在東山泰山也道在聖人之身因東山泰山之高可以見道體之大吾今與君共登斯亭瀛之四境盡在目中又何以登他山為哉

秀野亭記

太行之陽多大山亘野士有志當世者仕而達則其設施見於時仕而不達則隱是山之中往往擇其地之勝處作屋而居之以為遊息之所王君字某讀書積學官



游半世仕不至大官退於太行下築室置圃而居焉浩然自得不知老之將至也其子誠甫追述先志鋤治其荒蕪興修其僂廢仍榜之曰秀野介友人求余為之作記庶幾先業不墜於地余嘉其志但未嘗身到其處不知野之所以得名客有游乎太行者為余具道其詳曰是野也四時不同而其景各異方春萬花俱紅萬草俱綠桃不言而成蹊杏不粉而成色千彙萬狀爭獻其芳春之秀也及夏華者漸實茁者漸茂菡萏盈乎沼泚蒼葛噴乎巖崖槐障乎山萍拖乎水清風徐來萬暑皆却夏之秀也已而幽蘭在畹佳菊在徑則楚澤陶園之所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有此皆有之至於稻梁黍稷盈乎其野莫非秀也少焉雪積於岡冰起於崖松挺特而愈高柏槎枒而愈壯其下老梅百本修竹千竿如幽人節士相與為朋友其景其秀又與三時不同矣若夫有臺有亭有樹有居則又士君子樂其樂者秀其秀者也此則有不容盡言者當問乎其人乃能知之余曰子言善矣吾所謂秀則異乎是人生乎宇宙之內秉五行之秀而為五常之性孟子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皆其秀之端也士所以為士者此其秀也故三代之上其選用人才有俊士造士秀士其名不同士修之於野而秀其秀者達而秀於朝

廷之上而野之為秀又不足言矣此蓋以在我本然之秀而為天下秀吾意王君之所以遺其子孫者乃是之秀也誠甫恪承先志謹守詩書之傳異時必以己之秀而為時之秀其設施又未可量也古語曰煌煌靈芝一年三秀誠甫其勉之

### 道山堂記

瀛之四郊皆平原廣野地勢趨於下惟城西一隅坡陀隱隆據風氣之要會友人趙器之別墅在焉西山橫陳於前崔嵬卓立如偉人元夫我冠垂紳傲岸萬物之表其傍岡阜聯屬又如經生學士聚弁共談下視丘垤終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不與為伍而山之面勢直乎吾墅情若相得者主人以暇日領客縱觀墅有堂有亭前此皆未為之扁客請以見山名堂以仰高名左亭覽雲名右亭庶補墅中之闕主人曰嘻名則善矣然近舍吾瀛遠取他山以為之名可乎吾聞海上三神瀛洲居其一吾土之山亦以瀛名是可得而知其故歟洞山叟進曰通天地間一氣耳厥初判極輕清者歸於天重濁者附於地而重濁之中亦有輕清者焉則蓬萊方丈瀛洲之屬在人間世而出乎人間世者皆是也列子書謂方蓬嶠輿根無所著與潮波俱上下可以去東海而流西極佛徒亦謂西竺有山



飛而附於南海之東至今猶存是其說雖若荒怪然竊  
意天地之始陰陽之初風氣凝而未固此容或有之至  
人以道眼而觀知其為瀛命之曰瀛其散見於九州之  
壤不知幾蓬幾方幾瀛惟有道者識之他人有不能識  
也嗟夫山非高也水非深也而清氣所鍾歷萬古如一  
日此吾瀛之所以為貴乎若人之慕三神者乘桴御風  
求之數萬里外而不可得則曰弱水阻乎其前也風引  
吾帆望三神而不可得至也孰知瀛在人境吾里於是  
吾居於是泮渙優游日與瀛俱豈非不出戶庭而覩宇  
內之奇勝者乎客慕乎其外而為之名不知主人在此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而不在彼也於是扁堂曰道山名墅曰瀛圃堂乎圃乎  
非吾之固有而誰當有之乎或謂余曰主人方將有用  
於世子期之以遯世放曠之事不亦隘乎余曰非是之  
謂也山以道名著其高也圃以瀛名著其清也學道君  
子志乎高願卑者之同乎其高也居乎清願濁者之同  
乎其清也而豈遯世放曠之謂哉主人好樂詩書涵泳  
義理澹然泊然遠榮利而弗即知其志之所存居之所  
在是名也斯為稱乃書為記

道山書堂記

客或謂余曰子昔歲壽主人賦西園嗣歲又賦瀛圃皆

馳騫神仙方外之說以興乎景所以為壽也今茲主人作室百堵將聚同里後進而學焉予乃扁之曰道山書堂得非指海上三神而為之名乎三神者道家山也予以是名主人讀書處吾不知予之道為何道而山為何山也試為我言之僕曰唯唯予言是也夫道一而已矣由開闢而來至於今幾千萬年帝王聖賢所公共者此道一也道之外豈復有他道乎迨至七雄之敝邪說並興加以嬴秦大道遂汨人有目老氏為道家者道而以家名蓋私之也而况海上之山有無荒忽誰能致詰方士謬言神仙居之因亦名之曰道家山山而以道家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蓋亦私之以為我有於道果何闕乎余前賦西園賦瀛圃聊為寓言耳今扁是塾而曰道山書堂則吾道中之山也夫豈外求於無何有之鄉乎嗟夫莫大者道也莫高者山也大矣高矣而終不離乎平地此吾之所謂道山也在易乾坤三爻而為艮艮之象為山一陽居上高而有立性乾以為之性也二陰在下厚而可久性坤以為之性也高而有立厚而可久夫是以為止止其所止而不離乎平地斯止也蓋大學之止於至善艮所以為山也自艮再變而為大畜山居上天在下聖人於其象而曰天在山中大蓄此以著心體之大包納無間也夫



天之高大而蘊乎山中以至微而蘊至大象人之此心  
虛靈瑩徹萬善畢備於天下義理無所不該然非學問  
存養有以擴而充之則其大者不能為大故聖人於其  
象而曰天在山中大蓄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  
德是蓋聖賢窮理之學也理窮性盡而天下萬物皆融  
會於此一心則良道所以成也彼為老氏之學者謂方  
蓬嶠輿根無所著與潮波上下可以去東海而流西極  
是其為山虛幻渺茫無所依據道其道山其山而非吾  
之所謂道山也器之主人高明而靜厚和裕而肅恪無  
慕乎其外晝而躬播西郊不憚勤苦夜而篝燈讀書治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已分事率至夜分乃寐嘗與余共讀程氏遺書至須彌  
無體芥子無量廢卷慨然曰彼既空之吾又從而無之  
其非聖人天在山中之旨乎吾以是知器之胷次所存  
過人遠甚故於茲塾之成發明此義因以為之名蓋佛  
氏之須彌老氏之三神同一幻妄質之聖人之易斷斷  
乎其不可同日語矣夫子嘗曰仁者樂山仁者靜仁者  
壽蓋仁則必靜靜則樂在山是以知其必壽器之仁者  
也靜者也眉壽千歲有不待祝處而為雍參出而為伊  
傅皆仁者靜者之能事吾於器之有望遂書此為記

一樂堂記

人之生也負陰抱陽鍾五行之秀莫不各有自然之樂是其根諸性初與生俱生者也是樂也在中之樂發而為情情與樂俱遷則情蕩而樂肆欲勝而理亡矣故情在富貴則為富貴所遷以鳴玉曳履華轂朱輪而為樂情在功名則為功名所遷以抵掌鳴劍被堅擊強而為樂情在辨說則以鼓輔搖唇敷陳利害而為樂情在辭章則以絺章繪句鋪張藻麗而為樂是其為樂逐情而遷非夫性分中之樂矣辟之水焉源乎崑崙出乎積石順而導之以趣於海汪洋混涵其來無窮是則水之性也猶人之樂自源徂流一本乎初純而無雜者也乃若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潢汙之水激之過顛綆之在山或決而東或決而西皆力所為非水之性也是烏足為樂昔者洙泗之上夫子亟言樂皆道內之樂也門人大弟子心領神會由是而有得於道者多矣至孟子論三樂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而為樂此是人倫天理相親相愛不假外求其樂在中而言也一而不二純而不雜夫是之謂一樂今太常中山田公正卿天下士也秉義立道正身齊家自處家庭行乎鄉里以至立乎朝廷之上動皆如則二親具慶年過七旬而力行不倦正卿與其二弟養志承顏溫清定省必躬必親余嘗聞前輩大老垂訓後學每以求顏



子所樂者何事為問喫緊為人無過手此今正鄉以一樂名堂余請問之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其樂安在正鄉曰噫事其事則樂其樂矣厥父菑厥子播播父之菑匪懈益勤久而安焉則在中之樂也伯氏吹壎仲氏吹箎和兄之壎久而融焉則性分內之樂也嘗過庭服膺詩禮之訓退而與諸弟紬繹其旨未有能達者從而請焉父為師兄弟為友以是講學以是立身以是酬酢事物求有得焉是其樂之所在也余曰子之樂孝弟中之樂曾閔之樂也夫所謂樂求曾閔所樂何事而已請書以為記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 傳清堂記

天秉陽位乎上而其清氣流行於宇宙間鍾而為賢人君子剛方直大不與世變相為推移者清氣之所鍾也斯人也出而見用於世發為議論著為事業屹底柱於中流會百川而注滄海世道每恃之以升降者一清之所為也然亦有出而見用於世乃與姦邪小人對峙而並立君子之勢常不勝乎小人則陰濁有以間吾之陽明而其清者不得直遂焉耳三代而下惟兩漢多君子而東漢君子所立視西尤偉闕西夫子楊公則善類之宗而人物之領袖宇宙清氣之所鍾也自是厥後衆君

子如杜喬李固陳蕃范滂繼踵而作皆能以世道自任公實為之倡公之風高矣然而仕不遇明時秉法立道於羣儉衆闇之間不克大展布以歿此有識之士所為慨歎而公清節著於當時清名垂於後代如三辰五緯之麗天芒寒色正千載如一日是其清之終不可泯者也余周游海內每見公之裔孫宦游所至莫不恪守先訓以四知名其居室晚歲在瀛乃與今知事楊君君寶適相邂逅問其家世則關西夫子之胄也其遠祖居於保州之梁門中原全盛時嘗為邊帥以威惠著聞其後徙居東城立四知祠於所居之奧將以勉勵子孫俾知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家世之所從來也君寶之高祖擢進士第為萊陽令曾祖為萊陽丞迺祖繼登撫任值時多難棄官膠水之北率子孫躬耕以自贍險德避難者也君寶之先人復回萊城舊宅居止膠與萊聚指七百中更亂離轉徙不意獲全君寶嫡長孫也自念祖先積德深厚故其傳世久而弗替求余為之名堂且為記以昭先烈余惟關西夫子位三公子孫蔬食徒步或勸之開產為後嗣計公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所以遺之者豈不厚乎至於今幾世幾傳而其裔孫猶知以一清自勵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豈不信哉謹名君之堂曰傳清而為之記余願



君寶書太尉傳於四知祠之壁俾子孫朝夕見之仕者  
謹於官箴居者謹於家法老者以是勉其後生長者以  
是率其童孺洞洞乎屬屬乎克謹四知之畏克而至於  
中庸謹獨之地夫然後有光祖德而一清之氣脈流暢  
而無窮矣

### 品堂記

昔之評畫者以吳道子為神品上上王摩詰為妙品上  
上夫造於妙矣入於神矣其品復在上之上上藝至是曠  
千載而獨立可也今二子之畫流落人間時或見之其  
精之至而造於妙者猶可求之筆墨之間其妙之至而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入於神者非筆墨形象之所可求蓋妙猶可識妙而入  
於神有未易識耳東坡翁在鳳翔有曰道子實雄放浩  
如海濤翻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意已吞又曰吳  
生雖妙絕猶以畫手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翩謝  
籠樊其末又云吾觀二子皆奇俊又於維也歛衽無間  
言味詩意似以摩詰優於道子與畫品所評異矣然皆  
賞其妙而不及其所以神豈妙而入於神有未易言歟  
余周遊海內所識國工老手多矣精妙絕人往往多見  
之有如神品上之上聞之矣而未之見也晚歲來瀛乃  
識相臺韓京叔鼎臣兄弟魏國忠獻公之諸孫也燕趙

間推善繪必曰瀛海之二韓扣其門求其畫者踵相接也鄉黨前輩老成人每謂余曰韓氏兄弟畫入神品予無以尋常眼法而觀也嘗為大長老雪苑師作觀音地藏二相每焚香展玩光彩鬱勃出乎頂間漸大滿一室中苑公寶而藏之不輕以示人比其歿畫為有力者取去余雖未及見之聞在他所而尤竒異鄉老成人所言之不誣也余嘗從容以問鼎臣乃曰人以吾畫為有神吾初不知其神如何也但昔嘗聞之師以為畫者心之精神得之心應之手不可以外求也故吾當畫時閉戶靜存畫是人則想其人之容色其動作言語想之有得然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後像之以為像夫是以能得其真乃如繪天人相則想其清淨玄虛高出萬物之表繪浮屠氏在定相則想其湛寂內守神彩蘊於不露繪浮屠氏應物相則想其莊嚴具足光輝發而外見皆積精以赴之運智以成之畫雖成於吾手吾不能神其所為其神者出於自然吾有不能知也余聞其言作而曰人以子之畫為神子不能知其神是子畫之所以幾於神也勉之哉摩詰道子不足多遜乃書品堂二字以遺之

近古堂記

余周遊半天下入其里覩其風俗淳厚人有士君子之



行問之必古哲人上賢講學故處典型漸漬有自來矣  
歲戊寅自燕徙瀛三閱寒暑與其里人遊縱觀其俗尚  
所異尊老貴德崇儉尚讓而好學其俗然也歲正月父  
老夙戒里中子弟少長咸集乃推其父祖行者俾坐中  
席相與羅拜於前既又推其兄行者俾坐右席復相與  
羅拜於左拜已奉觴為壽更勸酬莫不盡敬長者不嫌  
其為傲少者不以為卑屈有古者鄉飲之遺意焉父兄  
為集召賓友子弟姪甥列立執事奉豆觴進俎几行爵  
上饌奔走後先不叅以僮隸有古者小學洒掃進退之  
遺節焉其為士者隆師而重道聞儒先先生止於是必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就而訪之以道得其一言一行誦說記憶久弗忘也其  
為民者勤儉節用衣不紈綺食不重味有酒食異饌必  
奉以進於老者退與一家蔬食以為常凡皆近古之彝  
則隨事而見者余心敬之未知其所以然也暇日考訂  
乃知漢大儒毛公嘗為河間獻王博士葬于郡西三十  
里高冢猶存而屬邑廣川董子之里千有餘年詩書氣  
脈郁乎未艾賢者道化感人之深有若此者余欲為之  
記之而未皇也儼去三徙自城之南歷西而東所至皆  
有學塾授徒多者百餘人少者不下數十絃誦相聞藹  
然有古者鄉庠黨塾之遺意王君國寶所居近古堂則

東塾也學校之廢六七年而郡人猶能各以其力興城闕之久廢謂非善教之所覃可乎昔東坡公為郿山郡治記興作有及於鄉俗近古者三至今海內之人目眉山為三近古州今是拜禮讓之俗近古之風遽數之不能悉其可使之佚而無傳乎乃書此為之記自今由塾而庠由庠而泮頓復承平之舊將使海內之人目吾瀛為近古州顧不美歟爾令長君子鉅宗達人其勉旃無墜兩先生詩書之澤

養志堂記

傳曰在心為志志者心之所之而未形於言者也孟子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論曾子之孝而曰事親若曾子可謂養志者也夫當此心之動而有萌發而未形見於事是為志之始發而君子之事親乃能先意承志盡所以養志之道是豈有他哉亦積誠而已矣蓋曾子之志根乎誠者也誠積於中敬致乎養已之心即親之心已之志即親之志故能先竟而孚隨事盡分而無一毫之歉是皆學問中事也是故中庸言反身而誠然後能盡順親之道大哉誠乎其曾子養志之所先乎真谷陳君覃懷人早歲避地來瀛因家焉窮經學古徧交當世偉人嘗佐一人大府幕治聲藹然浸階通顯而乃安恬不競歸卧里閭尋泉石之



樂育次抱負固有大過人者曾未得展其設施也冢嗣子新負經世之才修誠身之學溫恭有守端靜寡言其學問淵源端可識也比歲總府奉詔貢士于新蔚居選首士論歸重無異辭調官中都迎致二親安輿就養作堂三間俾余為之名余扁其堂曰養志子新復求余為發其義余以京都文物之藪辭不敢當既又念來瀛一紀定交君父子間見其居家持身處鄉動由矩則猶有中原盛時道學君子之典刑故不克終辭而書以復之曰養志之事不特在晨昏定省與夫起居食頃之間必也以誠合誠以志承志乃能盡其致養之道吾子新實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允蹈之余嘗觀真谷好施子新輔其親以施優貧恤孤敬老字幼周人之急如己之急無所吝真谷好禮子新輔其親以禮吉凶慶弔之事講於鄉曲施於親舊巨細靡遺各中其度不見其有情容矜色也真谷篤於交游之誼所居又臨燕齊大道士大夫過者無不來見子新竭力承接送往迎來惟親意之所欲為家非有餘力非充裕而天性嗜善激義與其親同之是皆人之所難而子新行之不以為難余是以知其誠存乎致養非特余知之是邦前輩老成咸嘉歎不已於言莫不曰子新事親庶幾乎養志者乎然余猶願有言焉昔者曾氏父子

並登聖人之門三子言志而曾點獨舍瑟從容有志於莫春浴沂詠歸之樂夫子與之蓋三子志乎事功曾點獨志乎道此所以見取於聖門其後曾子造詣既深優入聖域遂膺聖道一貫之傳人以為自舍瑟中來曾點志乎道曾子亦志乎道此曾子養志之大者真谷家世覃懷地近洛中志濂伊之學有年于茲子新之學即真谷之學子新之志即真谷之志願以聖道自期勉進乎中心如心之域是誠養志之大者之新其力行之

自貴堂記

自貴有二貴己之貴而無慕乎外學者事也貴己之貴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而無志於世隱者事也無慕乎外可也無志於世則亦隱而已矣二五儲精人得其秀而最靈是以貴乎物然天能與人以此貴而不能使人皆知自貴知自貴者其必由學乎中庸之尊德性尊此者也孟子謂人人有貴於己貴此者也此學者貴己之貴而加以學問存養之功所以全其天也人固貴乎物而士君子復有學以自貴其道夫然後在我重者而不為外誘所移窮而獨善其身此貴也達而得行其道亦此貴也處畎畝在朝廷素富貴素貧賤無入而不自得者知自貴者也若夫荷祿長沮接輿之倫傲世放曠自高其道彼自以為貴非



聖門之所貴也長蘆高君正臣年盛氣老天資粹明學問不倦視榮進漠如也嘗采邵子歌詩以道自貴者而扁其居室其立志可謂加於人一等矣然愚也竊願有諗焉蓋邵子之自貴即孟子之良貴而亞聖大賢出處殊致學者不得不辨也孟子以仁義忠信為天爵公卿大夫為人爵所以致嚴夫內外重輕之辨而孟子輟環天下應聘列國初未嘗以道自高遂恣然忘情於斯世也非仁義不談非堯舜不陳合則留否則去孟子所以自貴其道者蓋在此而邵子生當太平盛世君明臣良朝無闕政獨高尚其事者其志以為時可無仕焉耳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子志伊尹之志邵子樂顏子之樂一出處惟義所在余所期於正臣亦欲其有用於世豈謂其遂可以隱乎蓋天者理也帝王盛時命曰天命祿曰天祿職曰天職臯夔稷契登庸在朝伊傅周召左右厥辟何莫非天之所命何莫非已之所貴初豈有所謂人爵者與天爵對峙而並行降而春秋戰國王制大壞聖賢無位以行其道而世祿之卿辨詭縱橫之士刑名律家刀筆賤微恬寵挾貴人慾以肆天理消亡孟子不得已而致辨乎此曰如是而為天爵如是而為人爵又曰仁天之尊爵又曰仁則榮不仁則辱皆所以遏人慾之橫流扶天理於

未墜復又為之言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  
貴已之貴無慕乎外者士君子之常守而有此德必在  
此位者亦事理之當然時止而止時行而行本然之貴  
固自若也豈必高逝遠引而後能全其貴乎雖然自貴  
之自其義甚大聖賢每亟言焉夫子於乾而曰自強不  
息於晉而曰自昭明德書曰自作元命詩曰自求多福  
皆使人反求諸己而自之於內不誣其自於人不寄其  
自於命夷險殊途而自之為自確乎其不可移也是又  
自貴之目正臣聞余言請書以為記遂為之書

隱求室記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余羈寓古瀛劉惠父書來陳誼甚偉其言曰西漢之季  
衆君子皆隱揚子雲獨仕東晉之季士大夫皆仕陶靖  
節獨隱吾不能効子雲頗慕為靖節榜讀書室曰隱求  
將以求吾志焉耳願為我發其義余得書瞿然曰惠父  
立志如此加人一等矣然念聖賢出處隱見惟義所在  
隱之所志即達之所行志之所存乃道之所在故曰隱  
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伊之處莘呂之在渭隱也  
而志在天下荷蓀耦耕楚狂接輿亦隱也而志止於其  
身是雖所志不同亦由其分量有淺深故其推暨有廣  
狹譬諸萬斛之舟艤乎荒陂膠乎野澤而三江五湖皆



其力量之所及有不行行斯達矣乃若剝木為舢剡桐為楫可以泛滄浪涉溱洧而不能乘長風破萬里浪其所負挾者淺也然則士君子所志何志志乎道也志乎道者志乎學者也由致知格物正心修身推而致之以至齊家治國志此者也學此者也積功於幾微毫忽之間存誠於戒謹恐懼之際必使在我者根基固實標本正大然後涉世故而不為事物所亂可隱可見惟義所安故君子非隱之為難隱而能求其志之為難也惠父溫裕而雅正侍梅溪翁日以講學為事介然有立恬然不競余敬愛之每期之以遠大故樂以聖賢學問行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事為惠父告或曰如子所言將使惠父隱以求志耶抑使惠父仕以行其志耶曰亦欲惠父志其所志而已矣遯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之吉以正志也遯之正志與論語隱居求志其立義固各有所在然居遯而能正其志者必隱居而能求其志者也遯之為卦二陰浸長得位而居內四陽遯乎外君子退而窮處之象也九五一爻居中履正為衆陽所宗陰雖盛而不能干其志正也外物之誘不能入則學力充而操守固何行而非道遯之至善者也閔子漆雕有焉併以是復之惠父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則堂集卷二

宋 家鉉翁 撰

記

肅堂記

余始至瀛僦居中城隣於種德李氏獲與志遠及其弟  
茂實為文字友余敬之愛之恨相得之晚里人或語余  
曰子未識其父兄耳識其父兄則知淵源所漸厥有自  
來也久而種德翁簿正高陽滿考來歸舜臣亦自肅寧  
至余乃得升老子之堂徧交羣從典刑法度炳乎相輝  
或以文采著或以政事稱皆端靜而內守篤學而好修



信鄉譽之不虛得也肅寧壯邑也介燕趙之間民物繁  
阜風氣雜糅自昔以為難治或勸無往君慨然曰邑以  
肅名吾平日僖用一肅字當以吾之肅肅彼之未肅奚  
難治之有乃隨事而整葺之邑庠久廢衿佩散而之四  
方文風索然君首以興學為務聿新泮宇漸復舊章絃  
誦之音洋洋乎盈耳人知講學之為貴是其政之肅而文  
也五方游惰之人怙威羣行積為田里之害君震之以  
不怒馴之以有禮強梗率服入其境相戒無犯是其政  
之肅而和也健險好勝之氓持吏短長以為訟端敗俗  
傷化莫此最甚君臨之以莊鎮之以靜伸其鬱滯而平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其險囂莫不革心向善俯首從化舊習為之丕變是政  
之肅而有紀也在官六七年乃獲授代以去邦人為之  
立碑頌德以為前之宰是邑者幾人久而肅肅而成如  
君全美實所鮮儷余昔扁君之堂曰肅以昭其實也君  
欲記之以發揚其義乃重告之曰夫肅之為肅乃聖賢  
學問中之事非世俗尚威嚴以為肅也肅之此心肅之  
此身心正而身修肅之本也其本既正然後推以達之  
於事本正而末舉聖賢學問之肅也三代而下為政者  
尚防禁設章程以求人之肅此吏治之肅非學問中事  
君子有不貴也易之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又曰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文言之敬直即學問之道所以肅乎其內者也文言之外方即吾內肅所以達之於事而無不肅者也大率主敬以為之肅則心正身修而內自肅也未有中無所主而能內肅者也未有內之既直而外之不能方者也文言之直方貫本末該內外而為言也余觀舜臣父子兄弟所以修之家庭者而知其平日用功在內所主在敬也惟其所主在敬故其達之於外者無往而不肅君令贊貳淮安以其施之一邑者而施之一州庶譽著聞士論歸重無異辭此敬直之效驗隨地而著者也由是而擴充在我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之工夫無有間斷則其肅之於外者將日異而月不同豈止一邑一州而已哉舜臣其勉之

### 敬室記

朱張二先生倡道東南共扶千載之墜緒志同而道合相得而彌章者也而武夷之傳至于今百有餘年門人高弟皆能尊聞行知以其得於師者復畀於後今再三傳莫不曰我朱門之的派噫其盛矣余獨恨南軒先生無恙時士之登門受業者袂聯踵接而吾蜀人互鄉闕黨之執經隅坐視他邦為尤衆中更蜀亂衣冠散落南土或以文學顯或以科舉政事奮莫有泝其學問源脈



之所從來而以廣漢之道自鳴于當世者雖時使之然而從遊之士亦不為無責也宇文氏再世從先生嘗在大弟子之列淳祐間于敬始自蜀來輯其先世所聞於先生者求訂證於庸齋趙公之門庸齋深器許之為之大書以表其傳且曰南軒之道在于其勉之哉自是以來于敬欽承一綫之緒為學愈篤用志愈專而縉紳士大夫所以期之者亦莫不在是會余以國事久羈於北子敬書來孳孳問辨不以患難零落而廢其講習之功且屬余為書敬室二字曰此南軒先生所以遺吾祖者中燬於火願為我更書之余辭不敢潛然宇文氏之得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于南軒者在此一敬亦吾徒所當共講也乃述舊所聞書而復之蓋人所以中天地而立者此一心也心所以主宰此身而裁制萬事者此一敬也操之而存存之以此敬也治之而治治之以此敬也養之而無害充而致之以造乎至誠無息之地大率始終乎此敬夫敬豈自外至者哉人生而靜敬之原也是故君子之學貴乎主靜主靜者主乎一者也主一無適夫是以為敬中庸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敬之在中而未發者也迨夫喜怒哀樂之既發則散見於外者何莫非此敬之流行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皆戒慎恐懼之所積而慎獨之

功也敬雖隨事而在所以為敬則本乎其中先生以敬加室亦欲人謹之於宮庭屋漏之間耳嗟夫世淪俗敦弓冶之傳不遺其後而子敬獨能泝其父祖學問所從來恪守毋墜求之衰俗殆不多見余願子敬心迺祖之心學南軒之學以是自名其家以是私淑諸人益衍其傳於後使廣漢之派與武夷並傳顧不偉歟乃書為敬室記

李氏敬聚堂記

三代而上以宗法聯合族屬親親之恩雖百世不渝也宗法壞於秦義聚興於漢義聚者古宗法之遺意絕無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而僅見是故君子貴之善乎先正范公之言曰吾宗黨自始祖而下諸父昆弟猶子穉孫常數十百人自吾之身而言雖有戚疎遠近之不同然皆吾先祖一體之所公也夫以一體之所分而癢疴疾痛不相知聞貧富貴賤莫相收恤是豈吾祖先垂澤裕後之意哉乃立義莊聚族而居之至今二百餘年范氏裔孫猶列居文正坊中義規炳然海內視以為則余昔嘗寓跡於吳慕而效之宗黨散落四方集之不能會每以自慙晚歲來瀛邦父老為余言吾城中李氏鄉之義門也自其高祖脫身亂離拮据卒瘁始營居室遺命子孫聚廬合爨毋得他



徙厥祖厥考率而行之迨至惠甫弟兄復從而推廣之聚指日蕃家政益治儉勤均節內外無間言蓋義居者五世矣余聞而善之一日造焉主人延客坐堂上弟子姪左右列侍撰杖奉几各以其職童子勝衣以上拜跪皆能如節余為之感嘆不能已噫嘻此中原舊俗毛公董子道化之所及於今不多見是當有褒表前此闕焉今總管僕散公開鎮是邦崇尚風化大書張公藝事以示旌獎李氏榮之揭之西南特室求余扁其堂且為之記之將以傳示子孫期毋負賢牧表揚之意余於鄉黨美善固喜聞而樂道之李氏復以此為請其庸無書余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惟公藝朴謹人也平居非有學問講習之益乃能恪承祖訓以一忍字聯合族屬是可尚矣然忍之為義見之經傳所以節止喜怒之過乎中者喜之過則流怒之過則厲家人嗚嗚怒之厲也婦子嘻嘻喜之流也節而止之徐而正之夫是之謂忍非含蓄不發以是為忍也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人之大倫所以行之者一敬而已矣長者敬身以率其下少者敬事而從其長和而肅順而則相與共由於禮教之內始於忍終於無所用其忍而家道成矣吾觀於李氏一門雍睦整飭相觀而善惠甫弟兄復能協贊其長招延師儒以暇日講說

經義吉凶祭賓考於禮而後動是知敬矣傳曰敬德之聚也請名斯堂曰敬聚因書此以為記

### 直齋記

夫易天地自然之易也歷四聖成書至夫子而後集其大成一易之外無他易也漢末有揚子雲者著太玄始僭聖擬經而為之玄至衛之平又從而為之色其後率皆得一數成一書皆僭其號為易後人以其新奇而學之而天地自然之易隱矣是故易可學也而僭聖之書不必學矣學僭聖之書則四聖人之易愈不明矣此予平日之論也晚歲來瀛平生舊交皆遠惟閉戶讀易而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已既而趙君敬叔自燕而歸朝夕相從惟談周易不及其他予問之曰世人皆好擬聖之書子何為不該之敬叔曰吾惟知有易而已他未暇學也予聞其言斂衽欽嘆曰子可謂善學者矣僭聖人之書不接於目則聖人之易始著於心自是與敬叔論易一日敬叔語余曰吾以直名齋子為我發其義余曰直之字義見於經者多矣未知敬叔所以名齋之意何所本敬叔曰吾嘗讀易至坤之六二直方大不習元不利以為聖人之學實在於此朝夕思之以為學問之大經吾之名齋取是而已余作而對曰善乎子之讀易也此余平日所得於易者



而敬叔乃與余同夫直方而大乃聖賢傳心之要也本之吾心根諸天分此直此方也著之德行達之事為此直此方也自東而西自南而北以至上下內外左右前後何往非直何行非方惟直惟方是以為大斯乃天然一定之理與帝典執中中庸時中其義相須彼言中推之一家之中一國之中天下之中莫不皆然此言直方所推之一國一家以及天下之大亦莫不然此直方所以大也聖人之用易也以吾心本然之直自然之方而律天下萬事萬物之理推而致之何往而非直何行而非方此直方之所以為大也以其出乎至公本乎自然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非智巧安排所可及是以云不習无不利非窮理之深有見於道者未易語之以此然敬叔以敬為字以直名齋合敬與直而其義乃備夫敬主乎一者也不貳以二不參以三乃所以為敬文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此聖人教人以敬而求直所以直其內也由是而推之則義立而德方矣大學絜矩之道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於後所惡於後無以從前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大學所謂絜矩即坤六二敬以直內之所推也知夫子敬以直內之意即知大學絜矩之方所

以合乎義也知大易之直方即知大學之絜矩主敬直  
內守義方外相須以成也知敬義相須即知直方所以  
為大也吾與敬叔相處久而知其為人洞洞屬屬惟敬  
惟畏語不妄發發必中節行不妄動動必皆謹周游四  
方所與交游者皆當世名士確而信守而篤真能以敬  
而直其內者也由是而推之何行而不方乎惟直惟方  
所以必至於大真善易者也至於命著求卦必按乎義  
理而為之說不與時而俱遷故動中於禮不爽於義其  
平日用功專在持敬以行乎義吾觀其立心制行應事  
接物未有違乎敬者而其所得大率本之坤六二一爻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非善讀易不能也世之學者篤意於僭聖人書至於聖  
人之經往往忽焉予每病乎是故於敬叔所學深有取  
焉敬乎敬乎其直方之所以為大乎乃書以復之

### 節齋記

易於渙之後而受之以節節者所以正天下之渙而納  
之於至善之地也粵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盈乎宇宙  
之間者莫不皆有自然之節至衆而至一也至不齊而  
莫不皆止於齊也由其有自然之節而聖人因之以為  
節故凡天下之渙者皆至於節而止日星運乎天渙也  
而有常度寒暑行乎地渙也而有常經在人則君臣父



子之倫日用常行之道所以止仁止敬止孝止慈各止其止而不得過者皆其自然之節也士君子學問之道存養之功亦貴乎知所節知所止而已矣傳君夢臣中原望族世有爵邑於朝而夢臣以儒名家嗜學不倦中年奠居河間則以岐黃之道教授於其里扁所居曰節齋其用志固已過人遠矣余惟盤古三聖人為天地立心既創制立法以冒天下之道復為生民立命而醫之教興焉其事雖不同而所以為節則無不同也子不觀乎渙與節之二象乎風行水上為渙風固動物而水與之俱風行而不留水逝而莫之止猶情感於物而動與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物俱遷者也是故聖人受渙以節見水澤之義焉盈虛之不常者水也止節之有定者澤也義理之節情猶水之節乎澤止其所而不得過也是乃學問之道而醫之理存焉渙其受病之源節其制病之藥而甘節苦節云者則參芝瞑眩隨所施各得其當者令吾與子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者此節也而形命於氣氣為形寒暑晦明蝕乎其外吉凶憂患感乎其前神放而馳氣暴而弗斂則疾疢之所從生也而醫經之節易經之節乃有相似者溫涼以劑其燥濕補瀉以制其盈虧窒者通之痺者砭之逸者收之疾

之來無窮而吾之節無所不盡是固醫術而學問之道存焉若秦和陳六氣序五節以告晉平公且曰君不節不時能無及乎夫所謂節惟其時也若醫和者其有得於用易之時者乎是故上醫明理引經以斷疾中醫明方引古以斷疾夢臣以節名齋庶幾上醫之明理者乎若夫以己之節而節人之未節以我之治而治彼之未治夢臣方將有用於世充而擴之其為節也又有在於醫之外者矣

拙齋記

昔者洙泗之上四科七十子聰睿明辨孰非當世之英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才而子曾子獨以天資一魯受知聖人其後造詣既深優入聖域獨承道統千載之緒傳之子思孟子流行盛大至於無窮皆自前一日魯中來也余始至北方問中州道脈所託今有人乎縉紳諸公交誦魯齋許公之賢且曰篤實內守學為曾子者也余未及往見而自燕徙瀛許公亦告老而歸旋聞下世每用此為恨厥或告余曰繼許公而作者拙齋劉公仲寬其人也余時欲見之而劉公適以使事來瀛乃得相識聽其言論觀其風致藹然道學氣象而用拙名齋與許公所以為魯心法實有相似者余喟然嘆曰繼魯翁而作者捨拙翁而誰歸



乎道之源脈其在斯乎夫魯之與拙非容色之外見者也根諸天稟之自然加以學問之日益義精理明純一無雜故能以道自任譬之廣谷易川地力深厚種之無不生之無不長大茂盛以其植本深厚故其發達悠遠彼淺中弱植條盈而疾萎者夫豈任重道遠器哉而況拙之字義與巧為對者也夫子嘗有云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於一巧一拙之間有仁不仁公與私義與利之辨聖人之慮後世深矣有人於此簧其辭賁其容飾乎其外以求人之悅已斯人也所為雖未至流蕩而忘返而志之所之常驚於外則人慾之分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數視天理為勝去道之遠從可知矣復有人焉剛且毅不為苟容木且訥不事速售中有所主外無所馳斯人縱未能全體皆仁而心之所存常務乎內則天理之分數視人慾為勝謂之近仁豈不信乎蓋天稟之厚者為朴為純由是而加之以審問慎思益之以明辨篤行若繪事之後素其施功也有地其進德也有本何往而不為仁乎而人偽之滋者為巧為詐巧而亂德巧而作恭口給之禦便佞之友如張錦帆飾桂棹而涉滄溟萬里之險何行而可濟乎是故聖人示人以求仁之方常有取於確鈍而深戒乎巧令亟言之不一言之為是故也

君早以才名自奮而務內踐實不為表暴俗尚文君則  
歛華而就質俗尚銜君則韜光而內守覃精義理之書  
篤志性命之蘊其靜而正其純而直忱確內充德隅外  
著然猶以拙自命則君之謙也而亦君實行內充自得  
而自信者也君年踰耳順二親具慶而旨甘之奉溫清  
之節早暮必躬猶慙然自以為未足扁其堂曰取足此  
又君實行之著於家庭者也孟子論曾子之養志而曰  
事親若曾子可也可之為言僅可而不自以為足此曾  
子所以大過人者拙齋務內踐實亦學為曾子者也曾  
子之學仁也曾子之孝曾子所以成其仁也學問之道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由明善而誠身悅親以至信乎友獲乎上得乎民體用  
兼該有諸中必達於外窮而在下則任斯道之託達而  
居上則任世道之託莫不自務內踐實中來吾於拙齋  
有望焉書此為記以見余區區期望之意云

### 尊教堂記

陸象山先生近世大儒也嘗有云東方有聖人生焉此  
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方有聖人生焉此心同也此理同  
也數千百載之上有聖人生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數  
千百載之下有聖人生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語出人  
或謂象山兼取二氏之學余曰不然此心此理四方上



下實無不同豈惟聖人同之智愚賢不肖得諸天而有諸已莫不皆同但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是故聖人因心以明道因道以立教道在天地間一而已矣教在天地間亦一而已矣自羲農黃帝迄于唐虞商周之盛此一道也此一教也由中邦達于四外極于八表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此一道也此一教也聞域中有四大者矣而未聞教之有三也至西漢初年有為黃老之言者豎晉宋齊梁魏隋而西竺之教行乎中國雖並驅相先各尚其所尚然其即心以明道因道以立教謂人性無有不善人皆可以學至于聖賢與吾聖人所以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教有相似者象山翁所謂此心之同此理之同以是故爾余昔在里中鄉人有立祠象設吾聖人與老子瞿曇而參事之者榜之曰三教聖人之祠余語之曰教可三乎教可三道亦可三乎盍扁之曰尊教庶幾合異為同則其三者可會而歸于一也衆皆曰然晚歲至瀛間任丘范君字某所居當南北大道儒先生與黃冠緇侶過其門者莫不延入禮遇盡敬余聞而異之已而求見具道所以然之故曰吾于三聖人之道敬之如一故于三聖人之經與三聖人之徒禮遇致敬亦惟一吾嘗治堂奉九經居中左佛書右老子道德經諸子百氏列之兩

傍客有知道者延入於斯就而訪之以道冀有得焉余聞君言重用嘉歎嗟夫如君者志於求道是以庸敬在道視世俗之人尊崇異教以徵求福利者不可同日語矣乃書尊教二字以扁其堂復為之說

### 思義齋記

思義齋者鯨川李氏所以垂訓於其子孫也李氏祖子孫三世相承無他兄弟至思義君乃有三子皆業儒通經行誼著於其里思義君每為之戒曰吾根孤獨傳於今三世每懼弗克負荷汝兄弟壯大鼎立自今子孫繩繩足以勝祖先門戶之託然吾欲爾曹之聚而相依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欲爾曹之析而相遠也夫人所以族居林立於宇宙之內孝友睦婣交相愛者以有義存焉耳義者天理之自然人心之固有義存則由祖暨孫至於永世一本而衆支也譬之松柏生乎高岡枝葉扶疎上干霄漢自本自根一而已矣是以昔之鉅賢偉人聚族而處名曰義聚為之田曰義莊為之居曰義宅比屋而處共爨而食揭為義規祭祀婚嫁慶弔吉凶交相收恤百世如一日也吾以思義名齋欲汝曹之思乎義而常相保也其嗣長卿率其仲李恪遵遺訓扁思義於中堂介友人求余為之記之余聞其言敬其意而不敢拒也昔者洙泗之上



格言昭垂而有九思之目始之以視聽貌言之思終之以見得思義思至於九聖門所以垂訓者備矣李氏所以名齋其義有所在然思而必在義其於義利之辨可謂知所決擇矣夫見得思義非事至而後為之思也蓋心者一身之主宰而思則心之精神所以酬酢事物而使之各中其度而不忒者也聖賢學問之功惟思為謹操而常存此思也定而能應此思也惟其用功篤志思之在我者一而不二純而不雜先有以主宰乎其內故事至物來各就吾之條理而無爽於義本之正而末之隨也天理在是外物紛至無由而入故思不在於得而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在乎義是其謹思之功也他日子路論成人而曰見利思義子張論士之為士而曰見得思義夫以子路之堅強子張之明辨而其用功特在乎此則知九思之目以思義為終聖門高弟猶或難之學者可不致謹於是乎鯨浦居川陸之會帆檣夜馳輪蹄晝奔莫不逐逐於榮利之徒窮者思通蟄者思奮未得者期於得而長卿兄弟端靖自守澹然無營恪遵先訓以垂裕於後其胷次所存可以想見推其思義之功何行而非義乎故吾樂以孔門垂訓與子路子張所以決擇於義利之辯而為君告尚勉之哉

時思堂記

曲沃許氏中州望族也孝弟之行著於鄉閭由祖仲玉翁至其孫君祥三世同一心法前輩名人嘗為扁其堂曰時思搢紳大夫士為之記為之贊為之銘及詩篇成一巨軸亦以示余俾繼題其後余惟時思之義美矣況祖傳之子子傳之孫百年相承如一日是蓋人之所難其可不為之書乎然念人子之事親有終身之養有歿身之思文王之事王季曾子之養曾哲行之有常守之不懈此聖賢所以盡道而垂法於後世者也武王率文王之已行不敢少替而曾元之事曾子乃不其然是知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祖子孫三世一心以事親為事之本在古猶難況於今乎故余謂能盡終身之養者乃能致歿身之思許氏祖暨孫所以奉養其親者見於諸賢之記銘詩頌稱贊無異辭則其孝敬之實有以大信服於人矣而又能推其平日奉養之心而為歿身追遠之心即晨昏定省之勤而致其春秋烝嘗之思禮與哀俱至而無遺憾斯豈非人之所甚難乎愚讀禮內則篇見聖人教人以養親之事子事父母雞鳴而起各服其服各事其事躬掃灑問起居職饘醢治滌澆一日之內斯須之頃思存乎事事無所不在所謂終身之養也又嘗讀祭義篇而見聖人



教人以歿身之思霜露既降則有悽慘之心雨露既濡則有怵惕之心至其祭也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思之所存即孝敬之所存是之謂歿身之思必能盡終身之養而後能致其歿身之思將之以禮敬行之以哀慕如親之在此堂所以致歿身之思也余願君祥書內則於居處之室書祭義於饗祀之堂使世子孫當養而升斯堂覩內則之教而思所以養當祭而升斯堂覩祭義之教而思所以祭則孝敬之心油然而生子暨孫至於曾玄傳心法於無窮矣若乃顯親揚名之事不在乎他在於貴已之貴而已修其人爵以道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自貴已貴而親亦顯是謂孝子慈孫之能事君祥其勉之哉

### 節孝堂記

歐陽文忠公作五代史有取於王凝妻李氏守節事所以扶世道於既墜愧當世之為臣者也五季馮道歷相四朝身事七姓偷生苟全至其將終猶著長樂老叟自矜為榮孟子所謂無羞惡之心非人者其道之謂歟是故君子之秉史筆者於守節之婦為之立傳記姓名俾其志節有傳於後人苟知王凝妻之為賢則於馮道之偷生苟全唾棄而不顧矣道晚歲得封於瀛邦猶有指

其生平游歷之處相與言曰是瀛王舊遊之地余每懼其汚染後人壞亂風俗屢因碑碣間懇懇見意欲人之知慕乎古母羨乎馮蓋為世道慮與歐公五代史為節婦立傳同意非僭言也國子安為余言吾里於瀛南之交河習俗篤原好禮義夫節婦比世間見無慕於馮也里中有張得山之母楊氏早喪夫父母欲奪而嫁之誓志弗聽家貧于幼舅姑垂白在堂楊氏躬井臼之勞治耕織之事旨甘不廢溫清如節厥後舅姑歿竭力喪祭皆能稱禮斯烈丈夫所難而楊氏乃能行之由少暨老四五十年子壯而後其憂乃釋族黨父兄共高其行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其所居堂曰節孝謂其守節而能孝求余為之記之余羈客也辭不敢當居數月于安再從邑里來致鄉黨之請益勤余又念瀛為馮道封食之壤其一時貴盛疑足以移人而是邦是邑婦之義子之孝臣之忠比世而間見是因人心秉彝之常不待教之率之而自趨於善者而亦可見漢獻王毛公董子詩書道化所及至於今而未艾也是其可無書乃題此下方以待作史者採焉

### 積慶堂記

坤之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先儒為之說曰善以積言父祖修之身存之心者是也慶以餘言父祖積諸



此身此心所遺子孫者也積之者源也積而成慶自源  
徂流非由外至者也其積者深且厚則其成流大以遠  
如長江巨河發源乎岷峨積石會百川衆流東注滄海  
其流無盡由其源之來無窮也是故仁人孝子深思父  
祖積累之艱勤而有上棟下宇以為安則曰吾祖吾父  
之所營構也食而有左餐右粥以為養則曰吾祖吾父  
之所蓄畬也以至仕而祿食有章身之榮車馬之奉則  
又慨嘆而永懷曰吾祖吾父積仁累善乃弗得食其報  
其報乃在我吾何修而有此乎歲孟春率宗族拜省世  
墓徘徊顧瞻而不能去尊者老者貴者視其幼者孤者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貧不能自存者惻然興嘆曰爾曹皆吾皇世祖一氣之  
所分也皇祖積慶以逮後嗣吾獨享其成而不能分其  
惠以及宗黨吾所內愧而不遑安也繼自今仕而有祿  
食者居而有餘財者各分其有餘以逮其不足喪未舉  
者衆共舉之男未室女未嫁者衆協力以成之老而無  
以為養病而無以為藥則為居廬以收恤之俾吾祖之  
德澤均逮後人夫然後有以見松楸而無餘憾矣衆皆  
曰善遂為約以倡之凡族大而子孫衆多者推一人為  
約主期以十年買田為庄名之曰義庄漸而益之庄成  
則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以為養無散而之四方淪而

事他業者矣倡斯義者先正范公天下第一流人也現約至今具存海內視以為則古瀛王君成之聚族交河百有餘年中更喪亂屋廬毀焉惟成之先隱君所居歸然獨存其地近於祖墓自成之晉登臚仕每歸必會族省掃退而序拜斯堂思與父祖弟姪共大廈之覆以推廣前人遺後之澤且將創立義庄如范氏之約屬余為之記之余惟世淪俗斃人有同室藩牆共居越秦憂患吉凶不相收恤者而成之拳拳葛藟之情以睦族為急先務求之當世能幾人哉余用是不敢辭然願有以補義規之所未及夫祖先所以裕及其後者詩書之業義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規既成幸皆可以為養然不可以無教也延致里中宿儒聚宗族子弟之有志於學者俾之教之各通一經各為一藝無適他途無營他業也席珍待聘懷忠信以待舉可也他年我冠垂紳於朝廷之上以行其所學夫然後有光祖宗而究顯揚之美流積慶於無窮矣

### 種德堂記

或人有問余者曰積善降祥有德必得其壽信乎否耶曰自六經聖賢以來有是言矣奚其不信蓋通天地間惟理與氣而已仁義忠信理之存乎人者也壽考福澤氣之應乎理者也理行而氣從有必至之應然必為之



力行之勇要其久而後信子不觀之農圃之事乎稻粱菽蔬所以種之必生生之必遂者物理之常也然有耕並壤而登耗之弗齊種同時而美惡之或異者氣有厚薄使之然耳理其常也氣不可常者也理足以主宰是氣氣惟理之從其不常者皆可常也是故上農老圃之事其事也惟其理不惟其氣時而耕之時而布之時而灌之溉之耘之耔之去其稂莠之害苗者夫然後生意流行無所不及理在是則氣斯應之矣人之有是心猶物之有其實操存涵養之功則栽培種藝之事也操之而存養之而不害理之充於我者無不盡則氣之應乎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理者無不周故作善降祥有德得壽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書曰臯陶邁種德德而言種之邁為之力行之勇要其久而後信云耳余寓河間之中城與李吉甫為隣右每造其室見其家庭肅雍長幼順承子孫環侍終日無惰容以是敬之退而詢諸鄉黨則知吉甫筮仕四方所至以善狀著聞去而見思其強於為善有自來矣吉甫葺堂既成扁之曰種德中子志遠與余遊從最久求余為發其意前既引稼為喻而意有未能盡者復於此而畢其說蓋士生斯世莫不求為有用種學所以種德也種之身以及於家以及於國是其種工非一朝夕所能

致也在易地中生木為升山上有木為漸聖人於升之象而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於漸之象而曰君子以居賢德善俗蓋地中之木由根幹而枝葉寸寸而生以及於文尋夫然後適於用學者進德之序也山上之木挺特卓立與山體俱高足以風厲於下君子有位之事也積小高大成已也居德善俗成物也皆積而後升漸而後至吾所謂為之力行之勇要其久而後信者也吉甫老成更練諸子森然階庭或以學問自力或以才能奮身他日成就可棟可楹可榱可桷遠到未可量也乃書以勉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瑞雲寺記

區宇中分而釋氏宗教亦判為南北各師其師各道其道柄鑿冰炭不相為謀百有餘年矣豈期車書混同萬里一轍釋氏宗教因是亦合於一淮浙荆楚有志於訪道者絡繹而北燕趙齊魏有志於求師者亦振臂而南南北一家佛道祖教由此而中興噫亦盛矣虎巖大長老奮身淮甸踏遍諸方晚歲簡知九重擢主靈隱方丈以當世第一流主東南第一刹南北學徒充溢錫下動以千數前是百餘年未之有也虎巖不以地位高峻接引忘倦每示衆曰吾老矣汝諸人有疑速問莫待吾影



落空山持鐵鍬而問靈骨乃即錢塘之瑞岡介竺峯靈  
鷲之間度地數頃據山水要會勅一招提示為退居之  
計欲學徒篤志求道惟日孜孜非自成已所以成物也  
中為大殿外為山門左有僧堂右有香積環以精舍游  
被恩命以瑞雲院開山俾其徒甲乙主掌密近靈隱而  
自為門戶各無相關內外圓成遣一禪人求予作記曰  
是吾退居也是吾菟裘也公為我發其意予告之曰進  
必有退亦物理之常師之道價方隆遽求高退不太早  
計乎子聞近代尊宿矯世俗興作之弊卜退居於揚子  
江心者又有卜退居於海門潮上自以為高者予嘗語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之曰奇則奇矣而未高也夫居其所當居樂其所可樂  
何山不可以藏骨至與魚龍爭其洞穴以為退不亦隘  
乎虎巖之卜瑞雲不幽而深不藏而密樂哉斯丘異乎  
人之退居矣吾聖人云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道之所在即居之所在進一廣居也退  
一廣居也三千大千世界何往而不可居何山而不可  
退乎百尺竿頭更宜進步虎巖勉之

寂照闕記

真谷居士陳君彥祥早歲周遊中原徧交當世名卿巨  
儒以至外方博達之士無不就而訪之以道充然若有

得也乃歸築室高陽之下父子自為師友名其讀書閣曰寂照予過之問焉曰予為吾聖人學乎亦有取於釋氏語乎聖人言寂釋氏亦言寂義近而理殊不可以莫之辨也居士請予發其意為之言曰夫心一太極也沖漠無朕者太極之本體也寂然不動者此心之本體也方其沖漠無朕一理混然而動靜互根所以生兩儀四象八卦者舉在是矣方其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而道德性命之理所以離為仁義別為五常散為百行萬善者舉在是矣是故未發而寂心體之本然也已發而通心體之妙用也無思非無所思也無為非無所為也其寂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然不動之本體固如是也及夫感而遂通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孰有出於思慮之外者是之謂以一理而貫萬殊義之畫文之象孔之繫如斯而已矣佛氏則不然其所謂寂即空以為寂心無心也形無形也物無物也以是為體而不能該乎天下事物之理非體也至其動而接乎物境空境也相空相也法空法也以是為用而不能周乎天下事物之理非用也何則寂非空也彼視其身與天地萬物等一虛空露電以原其始而莫知所始夢幻以要其終而莫識所終是之謂以一空而了萬法體之不能該用之豈能通乎故吾儒異端言寂雖同而



所以為寂則異不辨則不明也或曰若子所言寂之為  
感與寂之為照有以異乎曰自此心之本體而言寂而  
感者心體之妙用也自學問積功而言寂而照者亦心  
體之妙用也子不觀之日乎夕而向晦日之寂也朝而  
升乎天衢無容光之不照者向晦之所息也子不觀之  
歲乎冬而閉藏者氣之寂也春而陽明發舒萬生被其  
光榮者閉藏之所為也人之此心虛靈瑩徹萬善畢備  
然非主靜以正其本謹獨以澄其源存誠於幾微毫忽  
之間積功於不睹不聞之地何以復此心本體之渾全  
輝光日新明明德而靡不周乎故寂照云者學問存養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之功積久而後見非即空以為寂即寂以為明也居士  
覃懷人嘗佐大名幕倦遊而歸繪松林秋月為圖著深  
衣持麈拂据磐石而坐若思非思其有志於自治其心  
者乎其嗣子新篤學好修強毅有守他日必將有用於  
世其所涵負殆未可以淺窺也余以羈客來瀛獲交君  
父子朝夕所講皆義理之大端故登斯閣喜而為之書

### 洞霄宮記

道為三極之祖大包宇宙而不見其外細入毫粟而不  
見其內生陽生陰神鬼神帝陶鎔千聖橐籥萬象不見  
其蹟是故莫大乎天地此道撐拄乎天地莫幽乎山川

此道充塞乎山川道即理理即太極太極本無極撐拄  
乎其上無一瞬之或息故曰天柱充塞乎其中無一隙  
之不周故曰洞天嗚呼為天柱洞天之說者其知道乎  
其至人示以至道之精衆妙之門乎夫天有形道無體  
以無攝有誰為之耶天至大洞至小以小約大誰司之  
耶天柱即大易統天承天之象老氏天地得一清寧之  
旨洞天即大易天在山中之象老氏谷得一以盈之意  
無疑矣夷攷往牒女媧氏斷鼇足以立四極非鼇也道  
也天柱之喻也元始坐浮黎寶珠十方天神悉入其間  
何神也道也洞天之喻也餘杭大滌山洞霄宮為三十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六洞天之一與舒州壽陽天柱為三金堂玉室上通太  
微奇異神秀不可殫紀漢武立館神厯晉暨唐以至宋  
世累朝禮奉深謹代生高人主張斯道咸淳甲戌臘月  
不戒於火千礎皆灰會世運更革歸化聖朝山中諸老  
合力營之既底于成為力勤矣至元甲申六月鬱攸游  
作一夕復盡四衆還視於邑太息提點宮事一山郎公  
如山提舉宮事桂林舒公元一敏毅介特人也不沮不  
懼宣言於衆曰吾將新之取木他山運粟他所叶心集  
思鳩工度材先建庖帑乃築大殿以及餘屋元貞乙未  
之三月壬子告成金碧瑰麗照映林谷神運鬼工殆不



是過朝家欽崇護持視昔有加既成屬余為記余辭不可已而告之曰洞有天天有柱吾言於前矣天中有天盍終言之夫天中之天上極無上是為三境境雖三清則一也又三具為九名雖九清則一也覺道之人鍊陽消陰朝夕存存以我之清同造物之清清乎清乎超萬形而不壞者乎遂筆之記

序

孝先詩卷序

人之為善迺已分之所當為非有為而為之也如種之必生炊之必熟種者炊者但知其用力之勤而已為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不怠則種者必能生炊者必能熟皆自然之理也于公自謂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令高大門閭以需之於異日其言果驗然以己之陰德責報於造物學道君子所不言也余久羈古瀛地與鯨川相接知張氏為孝弟之門由祖而子而孫傳以孝弟至於孝先不懈愈勤鄉黨稱之士大夫敬之余雖未識其人知之久矣一日見此軸以于公陰德為言余語之曰子之德修之於身行之於家由祖至孫傳之如一日世所為實行不期報於造物而造物之報常在焉所謂孝弟之道通於神明者也而豈世俗陰德陽報者云乎哉中庸曰大德必

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壽此雖為大舜而言然人之  
有一行之修一事之善莫不能不格而孚不感而應自  
然而然者也裁者培之豈不信哉子力行不倦其效有  
不可得而言者願言勉之

### 送崔壽之序

余讀詩至鄭風子衿掩卷而嘆曰周之東遷未久學校  
之廢乃至是乎及觀魯頌之泮水其詩曰魯侯戾立小  
大從公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上以是率其民下以  
是從其上八章藹然與鄭風我往而彼不來者異矣蓋  
周公魯公之化在人未泯故其習俗漸漬有以異乎他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邦也河間古文物郡毛公董子之化至今猶有存者士  
尊名教而貴禮讓遠功利而談詩書出而仕於四方所  
至皆以興學校崇教化為事然有行之而通者焉亦有  
率之而不能應感之而未盡孚者焉是則魯鄭比壤而  
學之興廢不同其俗使然非士君子所病也崔君壽之  
河間之秀弱冠從其鄉曲老先生講問經義敏而好修  
有黨里之譽往歲調官安陽始至即延師儒設講席率  
郡之子弟執經請疑人肅然知有師道學宮久廢墟為  
牧場前之仕乎此者莫或過而問之君獨以是為戚亟  
佐其長鳩工度費興頽舉壞闢宮墻拓厦屋像先聖賢



而事之春秋歲祀俎豆具設登降如禮長老預在列者  
咨嗟太息不圖盛事復見於今政將成翩彼飛鴉乃或  
鳴其不善亟委而去之士論共惜壽之則不以是芥蒂  
杜門講習忘倦久之乃調廣平之賓幕春仲將發衆為  
祖於郭南或舉觴而言曰魯僖之化不可以行於鄭校  
泮林詠歌不可以加於城闕子是行欲興學其毋遽乎  
余曰不然士之仕也觀其志之所存及其既仕也觀其  
政之所先其所先者乃其志之所存也存之於平居先  
之於臨事惟學問君子能之不可望此於衆人也壽之  
筮仕之始涖官之初即能以延儒興學為急先務由其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志之所存也在是故其政之所先者亦在是此正壽之  
所以卓然過人出處通塞係乎所遭其可以是沮吾志  
乎况廣平地大物衆秀民彙興皆有志於道夫豈安陽  
可擬余願君舉安陽之已行而行之廣平推安陽之未  
及行而究之廣平必致其長於魯僖鄭僑漢文翁之上  
使人曰路幕有儒者故路之政事皆出於經美聲洋溢  
主賓俱榮不亦善乎若夫治簿書課功程苟逃曠責刀  
筆吏類能之不足為君挽也乃書此以餞之

### 送楊善長序

三代盛時耕於野者為民升於學者為士士者民之秀

傑千百而一二者也故有是士有俊士有造士由俊而造德成行尊是之謂進士王與二三大臣論其材能而授之以位公卿大夫由此其選也乃若府史胥徒之屬則庶人之在官者耳蠲其征輸而役之以事官長所舉不以薦之於王是烏得與俊造齒哉蓋上之所貴者在士故天下之士莫不知所以自貴風俗淳厚人才衆多用此道也降春秋而戰國王者之制日以隳壞而老學宿儒猶能以道自任不與世變俱遷也當時諸侯大國之君亦知儒之為貴卑躬盡禮惟恐不能致其肯以待衆民異術者而待之乎又降而兩漢選舉之制雖與古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異然非經明行修名為儒者不得在高位國之羽儀民之師表於是乎在其有由他途而進或階曹掾而升不過職錢穀治簿書試以其所長而止耳自是以來千有餘年九流名家並馳爭先而聖人之道儒者之教如三辰麗天清明光潔萬目同仰夫豈以一屈一伸或用或捨而為晦明軒輊乎道如是教如是儒者之所以為貴亦如是萬鈞一羽在我而不在物也河間揚善長家世業儒中間為菽水之養試掾于京俄而風木纏悲以是返舍既除喪自念祿不逮養乃捨去刀筆之陋復儒冠焉鄉黨以是賢之一日過余具道所以然之故求一言



以表其向道之夙忱余語之曰人有下喬而入幽者矣  
子今捨掾從儒所謂出幽而遷喬子之立志善矣雖然  
立志非難而堅志為難余願子持之以靜深要之以悠  
久毋勤於榮利毋奪於貧苦毋安於卑近歲通一經以  
植其大本聞海內有先覺之士必往請質所疑以定學  
問之指歸使在我者充然實有可恃萬鍾軒冕且不足  
以累其方寸庶人在官之祿又何足為浼乎

### 送穆秀之序

周子太極圖義理之宗也邵子先天圖象數之源也二  
子發前聖未發之蘊海宇所共宗仰人無異辭也而朱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漢上易表乃謂穆君伯長得二圖於華山陳希夷氏以  
太極圖授周子以先天圖授李之才之才傳之邵子則  
二圖乃伯長所傳於華山翁者漢上之語其徵信乎近  
世大儒乃謂太極圖周子自得之學似不以漢上之語  
為然蓋推尊周邵不欲汨之於異教而伯長付授之功  
其可沒乎嗟夫長江大河行地萬里以趨於滄海而岷  
嶓積石乃其發源所自江河之大初不以發源為諱也  
蓋伯長傳之周邵二先生推而衍之伯長傳其圖二子  
得其圖外之心由是成通書成皇極經世流行盛大以  
至於今如長江大河汪洋浩博東注於海而伯長之傳

則岷嶓積石之發源有不容廢也穆氏裔孫少見於南方余羈寓古瀛乃得與秀之相識伯長先生之裔孫也捧憲檄巡行屬郡潔廉自將端靖無擾民譽交歸公退之餘坐驛手不釋卷或遇儒生質疑辨惑亶亶不倦其學厥有自來信乎其為伯長之裔孫矣將還求余贈行語余謂秀之子之職業優矣子之才具美矣子之仕進有梯矣余所望於子者修明爾祖之學以顯爾祖之道且以淑爾身使天下之人知太極先天二圖之所自來非吾子之當務乎蓋周子通書邵子經世書觀物等書皆圖外之心而近代晦菴朱子著太極解義及易啟蒙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等書又所以推明周邵二子之學其書浩博不可涯子勉讀之道在是矣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則堂集卷三

宋家鉉翁撰

說

塑夫子像說

河間古文物郡為士者篤意內修不求聞達往往隱於農工商賈之間晝治其業夜課書史暇則相與聚而講習故其氣象藹然有儒生之風王潤卿其人也潤卿工於塑藝冠河朔瀛保清滄大州鉅邑有興學校像吾先聖賢者必得潤卿為之士論乃愜蓋其志慮端慤有以取重於人異乎俗工汲汲趨利者矣吾嘗觀於浮屠老

子之宮棟宇翬飛金碧焜燿梓人程其技工人炫其能莫不盛光景飾奇怪使觀者動心駭目爭投金錢粟帛於地以此累貲肥身聯騎結駟而鼎食者多矣而潤卿窮年猶像吾先聖賢以為事動循規制不事靡麗不求贏餘非夫中有所存豈能若此充潤卿之此心可以求道於藝乎何有哉昔者洙泗之上門人高弟朝夕侍夫子函丈不惟質疑問難以求片言之益而於聖人容色動作審視而謹記之不夾絲毫良以道德氣象隨事著見譬之元氣之運流行宇宙間固不可以有跡窺然不觀天體之高明地體之博厚日星之運行寒暑之推遷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何以識造化之妙乎子藝於斯肖聖人之容儀服采象亞聖大賢諸子裁冠盛服列侍左右幾年於茲矣當其用志專一肅乎如有見於其位矐乎若摳衣趨隅從於門人戶屨之列義理之心油然而生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加以存養之功庶幾近道夫豈與衆工論錙銖較優劣乎子其勉之

### 澄鑑說

人有老而觀書忘倦者或問之曰子目力疲乎曰否觀書以心不以目人有衰而作字彌勁者或問之曰子筆力勞乎曰否作字在心不在筆心者神明之舍目之覩



耳之聽手之持足之行皆受命于此心者也心不在焉  
視之而不見書之而不能工動作起居皆放紛而無其  
紀是故窮理者必澄其源游藝者必正其本此學問之  
道隨事而見者也真定史國卿以風鑒之術遊士大夫  
間而於繪事亦能造寫生之妙求余為下一轉語持以  
謁堂路者余語之曰善風鑑觀書法也善繪事作字法  
也吾於二事每求之於心得之於手應之於目爾於三  
藝亦嘗求之於心否乎收視斂聽於目力未用之先則  
人之形色可得而知矣沈思周觀於筆力未施之頃則  
物之情狀可得而傳矣是以謂澄源正本乃書澄鑑二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字以贈之鑑乎其定而能應者乎

德昭字說

余始來瀛僦居中城與郭君舜元為鄰壁遂定文字之  
交見其子焉年方齠齕挈提左右頭角嶄然余固以異  
之長而敏慧日誦數千言皆能得其旨趨進退不已遠  
到未可量也比加冠命名曰晉俾余為之字之余取晉  
之大象君子自昭明德之義字之曰德昭而為之說晉  
之象離明出乎地上漸升乎天衢中而為晝皆本體自  
然之明也君子觀晉之象而自昭其本有之明故曰自  
昭明德大學之明明德晉之自昭明德其義一也人負

陰抱陽鍾五行之秀有諸已無待乎外者此德也蘊之  
吾心虛靈不昧達之於事泛應曲當動與理會此德之  
明也是明也固厥初之賦與賢愚之同德而人之聞道  
有早晚之異其用功於學者勤惰之不齊故其事物相  
接也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不能純乎天理有時而  
汨於物欲之累如離明麗乎太空容光必照一為陰翳  
所薄其明不能無虧迨夫翳去明見本體之虛靈未嘗  
一息間也君子自昭其明亦不過克去物欲之累復還  
本體之真慾淨理明吾之得諸天而有諸已者固自若  
也夫子既著其義於易之晉曾子復於大學而詳言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大學之明德晉之自昭聖人喫緊為人欲其求諸已無  
待乎外也我之德而我自昭之是之謂自昭余以德昭  
有受道之資故以是為告然余所期於德昭者又有在  
也晉之為卦諸侯承君之象也故其象曰康侯用錫馬  
蕃庶晝日三接康侯者康國之侯也惟其有自昭之明  
是以膺三接之寵然則晉之三接以明合明夫豈自外  
至者哉德昭其勉之

### 公度字說

友人李景山之猶子幼名九將冠景山為其孤也不忍  
更其名乃因其舊名而命之曰九疇字之曰公度俾余



為之發所以名之義余曰美哉子之為是名也天地之初陰陽之始惟九而已河龍負圖五居中而成九上古聖人因之畫易象數之原也其後箕子為武王陳洪範五皇極居中八者環之於外而成九愚意中古聖人因河圖之九而成範以垂法於後代漢儒以為洛書非也蓋疇之為九乃天地民物自然之範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之要莫不在是八者環處於外皇極居中以統之皇極者大中之道也自君身以至諸侯卿大夫士下及庶民尊卑殊途而共由乎皇極之中為其大也而名之曰皇以其中也而揭之為極蓋自堯舜禹授受以來歷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夏商周聖聖相授者此一中也天下事物至中而止故名之曰極近世大儒不取孔安國之說以皇為君以極為至極之標準謂極乃在中之義不可指以為中余深味經旨舊說未為害義而新說非之過矣蓋極者中之位也位之所在即中之所存事至中而止是之謂極捨中而言標準則所謂標準者寧可有過不及之差乎蓋八疇列居四方四隅而皇極居中如輪之有轂以其位而轂當為中轂既居中則中之所在乃極之所止即四方四隅面內之中也極不為中則為過高過大之名又豈足為萬事萬物之標準乎景山字其姪曰公度者曰

用躬行隨時隨事之則亦積九之所成學者苟有志於中其必循度而進度之所在即中之所存疇雖有精粗大小之殊至於度則無所不齊至於齊則無所不中此皇極居中而統八疇之說也或曰疇有九而以五福終之其義何居乎五行五事疇所以首也五行天所以賦乎我也五事人所以修乎天也視必明聽必聰貌必恭言必從思必睿五者皆中其度而不忒則隨事皆中無有偏頗而五福之應隨之矣五福蓋範圍之福由中而來非自外至者也書所謂自作元命詩所謂自求多福劉子曰人受中以生是以有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其命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皆此義也余願公度率爾伯父之誨言被服禮義學問詩書惟度之循而福與中會遠到其可量哉冠禮之祝辭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以介景福願為公度誦之

### 誠甫字說

中山古文物之邦名儒碩德軌轍相望後進彬彬好學見稱於時張君誠甫其人也名德信與余相會燕京求余發揚命字之義余曰子知信而誠在是矣夫仁義禮智是為四端仁得信實其為仁義得信實其為義禮得信實其為禮智得信實其為智必實而後能成其德故



陰陽之有五行木火金水必得土而後能成其為用天  
一生水得土而為冬其數六地二生火得土而為夏其  
數七天三生木得土而為春其數八地四生金得土而  
為秋其數九此陰陽五行之理而仁義禮智必得信而  
後能成其為德此天道之自然也子之嚴君命子之名  
蓋本于此師之命字乃所以終成其義而術家謂土寄  
旺四季非寄旺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  
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而聖人之事  
也思誠者擇善固執之者也夫誠未易言也而思誠者  
乃學道君子所當勉也信所以為思誠地也擇善而固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執之吾子之所當務也擇善之要惟信而已先儒嘗謂  
信之一字自不妄語入朝思夕思擇善而固執之隨事  
皆信乃所以思誠也夫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皆  
有之必孳孳乎用力於信然後有以誠乎本然固有之  
德如是而為仁如是而為義如是而為禮如是而為智  
皆以信而實之信在是則誠在是矣擇善而固執乃思  
誠之大端誠甫其勉焉

### 景賢字說

趙君景賢求余發明字義余曰子之師命子以字豈無  
意乎景賢曰某名從智父命之也師語之曰智有二良

心善性與生俱生清明内存事至能應此賢人君子之智也機巧辯給逐物而遷此衆人之智也爾當從賢人君子之智勿墮衆人之智字之曰景賢以是故爾余曰子在明明德夫所謂德者天所以與我我之受于天而有諸己者也然是德也合而言之為明德別而言之則為四端仁也義也禮也智也而智者又所以知夫三者自明其明而有諸己者也是其為德賢者與衆人同得於天惟賢者能循其性分之固有而加之以學問充拓之功衆人有不能然是故傳之首章援康誥之克明德太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甲之顧諟明命帝典之克明峻德而蔽以一言曰皆自明也明其性分之本有不假外求夫是之謂自明學問之道亦自明其明而已矣自余來瀛今八九年士之志學而向道者辱從之遊余亦因是不廢其講習之益景賢端愿謹恪業其所業不汲汲於外騫余是以識其為受道之器茲因發明字義而以大學之自明者為告景賢則扣余以自明之要余惟格物而致知子曾子所以述聖師之意而垂訓于後自明之要也人之此心虛靈瑩徹萬善畢備是所謂本然之明也然非即事即物孳孳焉究極其理之所存則本然之明有時而湮汨所知



不遠何以能自明其明而盡吾心體之用乎或曰物物而格之將不為玩物喪志者乎曰否此格之以其理在我知在我物至而格之以盡吾心之用非求之於外也先儒謂讀書為格物之事余謂窮經所以窮理窮理而物無不格矣士篤志於道及年歲之未邁率以三載之日歷二十年之久諸經皆通天下義理觸處洞然吾之知有不致乎易之晉聖人於其象而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易之自昭即大學之自明自之一字最聖賢喫緊為後人處余為子扁書齋曰自明勉之哉

晉齋說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學問之道所貴乎見善之明也用心之剛也見善明知之事也用心剛行之事也二者相須而相為用去一非學也在易大壯之後繼之以晉既盛壯則必進物無壯而終止之理也故夫子於壯之大象而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言學者用心之必剛也于晉之大象而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言學者見善之必明也然用心之剛者其見善必明見善之明者其用心亦必剛聖人於序卦著學問之道學者讀易之晉而原其明之所自來必由於壯不惟知之又有以行之不惟行之知之惟恐其有未盡二卦所以相為繼也韓君

子升余久要之朋也篤學而好修沈靜而有立比年以來歲治一經每經皆能諦詳其義手不釋卷志不外馳實為受道之器以晉齋名其讀書之室求余為發其義余嘗傳易釋卦義子升既見之矣余今所以告子升者不惟昭晉之明兼有取于大壯之剛為學問之道凡見善之明者由用心之剛者也夫雷行天上與明出地上以其象而言其義固各有所在然壯之必明明之必壯實相須而相為用者也天左旋一日一周大明與天俱旋亦一日一周惟其壯盛健行是以明麗乎上洪纖高下靡不畢照以學而言知之者於行行之者於知實非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二事也昔顏子問克己之目夫子告以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與壯之大象其旨實同顏子勇於自克無復留難他時洞見道體卓然如有所立端自夫用心之剛以臻之曾子於大學篇首而著其義曰在明明德又引書以為之證曰皆自明也與晉之大象義實相符曾子自明其德用功懇到他時優入聖域親傳道統千載之緒實見善之明有以致之顏曾二子之學其皆有得於易乎子升用晉名齋蓋有志於自昭其明者也吾必告之以明剛相須之義蓋以子升孳孳講習每在於易故以余平日所常言者而重為之言非子升不以是為告



也或曰卦下之辭有取於康侯而不及學問之道何哉  
文王所言者易之用也夫子所言者易之學也即象以  
明義初無以大相遠蓋侯之言康為坤體故也學者篤  
志於道靜厚而專一亦道中之侯自康濟其一身者也  
錫馬蕃庶表其行之無疆也晝日三接表其明之不息  
也學者進道日新又新亦猶康侯之蒙寵膺錫皆道內  
所宜有初不待得之于外而後為榮也孟子謂修其天  
爵而人爵從之然則蕃庶之錫三接之寵皆天爵中事  
吾於子升有望焉

### 約齋說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余始北來從搢紳諸公問河洛道學之傳今有人乎皆  
曰魯齋許公師道之存也其學宗二程先生之務內而  
近實北方學者莫或先也余以使事有旨不得往見已  
而自燕徙瀛公歸老覃懷之下頗識其門人高弟言論  
典型森然具有師法私竊自念光岳中分百有餘年而  
道學一線之緒至今猶有存者豈非天乎而及門之士  
又皆勉自樹建尊聞行知以不墜其師之付託是可尚  
矣斯君士約從于戶屨之後有年于茲方在弱冠公子  
之曰士約因以名其齋有取務實近本之意士約俾余  
為之說之以發揚魯齋示訓之深旨余惟聖門平日教

人於約之一字每亟言焉有矯時俗之偏尚而示之以約者里仁篇所言是也至論道學之全體言博必反之於約言約必先之以博二者不偏廢也蓋斯道之大一本為萬殊也萬殊而一致也大而三綱五常微而百行萬善詩書易禮之教性命道德之原以至登降揖讓之節應對進退之事凡見之日用躬行何莫非道體之著形不窮之致之無以探其原不講之習之無以詣其極是故學問之道必先之以博所以博天下之義理而會之於此一心也既博之而反之於約所以融天下之義理而貫之於此一心也顏子之約禮復之之事也曾子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之守約守之之事也子夏早年與於文學之科至晚歲語人有所自得乃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志之篤思之近非斂其博而就之於約乎子貢早年與於言語之科至中歲以後夫子所以告之者直欲其棄去多識之舊聞勉希聖學之一貫不以其既多者之為尚欲其反之於約也如人將營居室致材於山榱楠豫章苟可以為吾室之用者吾致之惟恐或遺所以博之也既得其材則規矩而方圓之準繩而平直之為梁為楹為榑為椽小大各適其用合而成室所以為約也是道也博之固難約之尤為不易約之乃所以成之也余嘗與士



約邂逅古瀛館中見其言論溫雅動作有則心固異之已而聞之於人則知其師友淵源厥有自來涵養成就非一日矣吾復何以為告然念義理無窮心體廣大博之有要約之有程其要其程不在乎他在乎主敬而已矣是故主約者主乎敬者也主敬者主乎一者也顏曾賜商造道雖有淺深而所得於聖門者在是吾意子之師魯齋所以拳拳屬望於子者亦惟在是請以主敬二字伸許公不盡之意乃書以復之

### 志堂說

余弟祖仁甫篤學好詩合毛鄭以來諸儒訓說而為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折衷扁讀書室曰志堂取義在虞書其用志於詩久之矣精之矣書來乃更欲余發揚其義附于平舟翁題扁之下祖仁求道之志老而彌確余憂患挫折學殖荒落不能有所發也然昔日讀詩深有味於詩序在心為志之旨以為在心之志乃喜怒哀樂欲發而未發之端事雖未形幾則已動聖賢學問每致謹乎此故曰在心為志若夫動而見於言行而見於事則志之發見於外者非所謂在心之志也是以夫子他日語門弟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之思在心之志皆端本於未發之際存誠於幾微之間迨夫情動而言形為雅

為頌為風為賦為比為興皆思之所發志之所存心之精神實在於是非外襲而取之也序詩者即心而言志志其詩之源乎本志而言情情其詩之派乎自心而志由情而詩有本有末不泊不迂蓋門人高弟親得之聖師而述之於序非後儒所能到也是道豈惟詩聖賢平日講貫每於此而拳拳焉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逐乎外而不由其本者也孟子辭而闕之為之說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持其志毋暴其氣反復詳說大率以持志為學問據依之地志足以馭氣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何莫非天理之著形是固心學而曰勿求於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心豈非失之遠乎詩人之詩所以嗟嘆詠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亦由氣統乎志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非由外也是故善觀詩者觀其辭之洋溢暢達而知其氣之充周觀其辭之雅正溫純而知其氣之安定觀其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而知其氣之循軌而有節由學問操存有以主乎其內也詩序孟子其相為發明歟或語余曰若子所言志一而已其發也乃有多歧之異何哉曰志乎道德者在心之志也伊傅周召顏曾思孟隱見不同而其志乎道德則無不同也彼志乎功名志乎富貴則管晏申商之所謂志中無所守淪而入於他



歧者也所貴在心之志持之而存如水之有本自源徂  
流行地萬里一本而已溢而為潢汙別而為溝瀆是豈  
水之正哉余昔與祖仁俱侍先君周遊四方過庭講習  
一在義理每見祖仁讀書多密察之功遇事有素定之  
畫嘗期之以前輩事業而余也迂拙自信恪守繩尺之  
外無他中年因讀禮采內則名篇之義命堂曰則嘗語  
祖仁我則其則子志其志持是自見于世何行而不可  
乎自爾以來沈理州縣垂四十年晚歲有位于朝大厦  
告傾棟折楹摧非一木可支余以國事見驅而北祖仁  
避地入閩別去八九年窮困百罹未嘗一日廢書也比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聞祖仁更用功于易著論成編余自燕以來瀛卒春秋  
舊業成集傳三十卷以為春秋者聖人見志之書易為  
天下事物之準志之所至則亦至焉則之所止志亦在  
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何志而非則之所存易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何則而非志之所在吾兄弟  
雖衰邁日侵不復有意當世猶能以既老之識從事於  
經尚庶幾託聖言以垂不朽乎昔坡穎弟兄感夜牀風  
雨而興會合不偶之悲今吾與祖仁南北相望萬里寒  
飢疾憊之弗恤而汲汲於道惟恐失之是固常情所迂  
而吾徒暮年捨此復何所事乎風雨淒淒雞鳴喈喈自

今益知所以自勉乃書此復於祖仁甲申正望某書於  
古瀛歸潔道院

心齋說

余卅角時受業於梁山賈齊鄉先生不以余為童稚未  
有知每為具道心性命之大指且曰學問之道能自有  
所得夫然後自信而無所疑未能自有所得而信他人  
之言以為自己之得徒學也余具記其語不敢忘自是  
以來周遊四方請益於當世大老派係之自武夷出者  
雖誨誘諄諄不倦而余猶有疑也獨於梁山先生在宿  
昔所言涵泳省索由少而壯而老服膺弗失雖不敢自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以為有所得而篤信之無所疑也歲在癸亥余年半百  
始定學問之指歸著心原性原春秋易綱領以述其中  
欲言者獨與子姪講之家庭亦有賓朋久要時時相過  
辨訛訂惑於義理大端始而知所疑中而釋所疑最後  
渙然粗若有省每自念梁山先生所言自得而自信者  
庶幾在是乎方將加以靜存之功益求其所未至會國  
有大難余生抗議不撓牽聯北行留滯積年舊業頓荒  
故交盡隔已乃自燕徙瀛地近中原士有志於道者不  
鄙而辱臨之於是記憶舊聞勉措病目手萃成編相與  
共學李君茂實是邦之秀也從余最久於余平日言論



叩擊不窮幽渺辨質不嫌十反必求無所底滯而後釋  
蓋以學為嗜者也余衰老日益甚詎意飄流異方乃得  
見此美才英質篤信內守而不悖如茂實者其進於道  
豈可量哉余孤陋寡聞不能有益於君而拳拳愛助不  
能自己乃出其二十年間心性命之業見諸論難而有  
成說者手以授君而重為之言曰夫心非身外物也天  
所以與我我之得於天而有諸已者也士希賢賢希聖  
聖希天希之以其心也存之而存正之而正養之而定  
貫之而一融之而妙是之謂心學心之外無他學也易  
六十四卦象象繫辭文言聖人心法之見於經者也春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聖人心法之見於事者也後  
儒以下筮而求易以史傳紀載而求春秋此最說經之  
大弊余嘗著春秋傳繫辭文言解義務革除二弊以昭  
聖人心術之精微茂實於余之春秋既信之而不疑於  
余易解義猶未覲其全會當以此為告蓋窮經者心聖  
人之心者也於易春秋而知聖人心法之所在則道之  
全體大用可得而知矣是之謂心學心之外無他學也  
吾師嘗有言心如明鑑懸空有象畢照而蝕之者有三  
辭章綺麗而好之一蝕也外物紛華惑而入之二蝕也  
異端末流以空虛為至道慕而悅之三蝕也遠彼三蝕

保此一真心在是矣心在是則道在是矣乃書心齋二字遺君致余期望遠大之意云茂實勉之

### 稽古齋說

高陽陰振之以稽古名齋余過而問焉曰士莫不以稽古為尚而志之所趨有弗同也志功名者稽其成志學問者稽其程志典章文物議論政事者稽其已往之廢興大率考古訂今求為有用非以獨善此身也子亦有志於此乎振之喜然而笑曰吾隱者也奚用之可致吾受徒於鄉冠者童子從吾遊常數百人朝夕所稽皆六藝之言與夫訓詁傳注之辭諸生有問依古為對其非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古者有未暇言也少嘗治易以分著布卦為事人有以是來扣據經而答其非經者有不能知也吾所謂稽古如是而已矣嘗聞漢儒有受寵王庭退而陳其車服之美自矜耀以為稽古之力者吾淺之而不敢慕也余聞君言矍而作曰子立志如此異乎人之為稽古矣然願有以告夫古一也而有中古焉有上古焉泝洙泗而上迄於夏商之世是為中古泝堯舜而上迄於軒羲之世是為上古道之大原由是而出至于今幾萬年學士大夫所為稽古此而已然而上古之上復有古焉非書傳之所紀無語言文字之可稽則所謂義理之原先天地



而生者也宇宙之初人物之始書雖未刑理則已具迨夫河龍負圖洛龜出書陰陽分而五行列是於是乎有象易之有象以圖書而為古者也圖之九書之十以太極而為古者也沖漠無朕者太極之本體而陰陽五行之理之象實具於其間古之上復有古此易之原也子分著布卦因變以求易後天學也即象數之可稽者而原易理之所從來則先天之學畫前易也萬殊而一理也萬古而一心也千萬人而一致也即心以悟易即易以求道由後天而窺先天之蘊即有象而悟無象之奧則古之上復有古所謂易理之原者可得而知矣振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明于易有靜守之功筮雖竒中而志存學古不以是名家也故吾樂以先天畫前之易為君告是所謂稽古之能事余與君皆當勉焉

### 勉堂說

由典謨而後君臣交相警戒惟一懋字懋所以勉也自洙泗以來聖賢所以啟迪後進作成人材惟一勉字勉所以懋也懋之義大矣勉之義精矣帝王之世非有怠於事者孜孜警告惟曰懋哉聖人之門非有惰於學者而諄諄訓飭惟曰勉哉懋從心欲其篤志而無怠也勉從力欲其自力而罔懈也懋與怠勉與懈常相為對出

乎此則入乎彼是以帝王聖賢以是為訓告之先務欲人之無怠於事勉進於學也夫子於乾之大象而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其義又益大益精矣天運於上日月星辰繫焉或一日而一周或一月而一周或一歲或累歲而一周運行有常晷刻無爽春夏秋冬夏相為循環者大化生生不息之功也學者學為聖人自十五志學至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充而至耳順心從之境亦自強不息而已矣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自強所以不息也或曰勉強而行乃因知之事天分高明者無待於勉是不然學道以力行為貴知而不能行行之而不能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力惰於自勉者也顏子亞聖也其喟然之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嘆聖道之大而難攀也又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則勉強力行必期于得而不能自己也故三千之徒聖人獨許顏子以好學惟其好之也篤而後求之也勤勉之也至是知一勉之功乃聖賢所以自強不息也平陽鄭君通甫久客古瀛一日來訪以易經大綱領為問余知其篤學好修將以予之所學從君商確焉曾未幾日通甫忽以省親告歸乃曰昔常稟學於鄉曲老先生以勉堂二字題其讀書處願公為我發揚其義余語之曰子扣我以易吾將有以告子而子乃動歸



歟之興吾今欲為子勉舍讀易之外他無以為言矣夫  
易性命道德之蘊四聖所傳此心而已此道而已後儒  
斷之以卜筮雜之以術數蠹乎易者也余所著綱領子  
既見之願加以玩索之功苟其疑焉還以砭我吾與君  
以易道相勉不亦善乎然則是勉也吾與君共之遂書  
以為贈

### 恕齋說

人受中以生其本心之所以根柢萬善而希聖希賢者  
曰仁而已仁道至大未易名言而恕之一字則聖門平  
日教人以求仁之方由恕而仁塗轍正大脈理融徹用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功之久而仁在是矣子貢嘗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  
者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勿之為言遏絕私  
欲不使有萌則恕之在我日以充而仁不遠矣他日子  
貢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夫子則  
告之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蓋子貢自以為有得於仁而  
夫子惟許之以恕所以勉其進而幾乎仁也蘆川李君  
資夫鄉之德人余在瀛久稔其高譽而未及識也一日  
友人有攜此軸見示者則知君年踰七袞通經學古動  
作謙禮乃實踐之君子具積功於恕由壯暨老已造為  
仁之地位非初學之士所淺窺也故余以聖門由恕踐

仁者而為君告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所以散見乎萬形者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故是心之恕發達乎事物之間惟公惟溥廣大而純一皆其本然固有之善隨事而見者也但心交乎外有時而蔽於物則公者梏於私廣大者梏於隘狹而本心之德不能推以及人則去仁於是乎始遠矣譬之涉千里之途仁則其所欲止之處恕則通都大達由之必可以至於仁然非識之精行之力則是途也雖車轍所必由有時而榛塞將滯礙而不得通何者私欲為之蔽由乎恕而未及乎仁也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而言強見其用力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難勉勉朝夕然後能至於所止余昔所聞於師而用力於恕者散題於諸賢之後幸有以教之

### 篤信齋說

交友之道以信義為本信義著於平居暇日人皆可能也至於處患難臨死生而義形於色信著於事若金石之弗渝是當於古人中求之而不可望於薄俗也予周遊海內歲行五周所與締交數千百人就其中相從之久相知之深殆不十數平居無事握手論心期歲寒不忍負及余身履患難之境十更寒暑困苦千狀莫有能走一乘之使存問生死少見朋友之誼者况望其如巢



元修徒步海南謁二蘇公冒瘴癘濱九死而不顧者乎  
余在瀛追相前事每歎風俗薄惡友誼凋喪遽至於是  
然亦自咎其取友之非其人也或謂余曰吾里則異於  
是有殷君玉者篤厚尚義有古人之風其友張生歿無  
以為葬君為之葬既葬其妻改適有子幼穉依君以食  
俄而以疾失明君撫之曰汝不夭喪爾明他年壯大何  
以奉承祭祀供給歲時殆將為溝中之瘠乎吾為爾憂  
之不能置也乃為之辦束修禮使之從河間劉巨川學  
易占久而盡得其業遊行閭里卜者競趨家事復振如  
厥父存時殷君乃釋然自喜曰吾今而後無愧吾亡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於地下矣若君者豈不足以愧薄俗之棄義者乎豈非  
行人之所難乎相與嗟賞不能已時猶未識君也居久  
之君來見則粹然一儒生語良久又知其通貫詩書論  
語孟子閉戶自飭有年矣然後知殷君所以能篤朋友  
之誼自平日講習中來古語云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又  
曰使死者復生而生者無愧於死者夫然後不食其言  
若殷君可謂不食其言矣充君之信以是求道如乘駟  
馬行千里之險輓軌既具具何而不達乎尚勉之哉乃  
書篤信二字以遺之

實齋說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人得之以為性者一實理也  
聖人因其中固有之善而修之以為教仁義禮智之大  
端君臣父子之大倫皆實理之得於天者也士君子踐  
聖賢之言學其所學事其所事由格物致知以至誠意  
正心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皆實理之修於身實  
學之致於用者有此實則必有此效豈空言哉吾夫子  
生知而天縱其示人以為學之漸次必曰十五志學三  
十而立以至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步步踐實以造於  
從心不踰矩之地正欲後人向實地上漸次而進如九  
層之臺自下而上以有實地以為之基也外乎實則皆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虛也卮言蠟貌飾虛美以炫外也錦心繡口崇虛觀以  
諧俗也綺言簧辭駕虛辨以苟同也為文不根乎義理  
造句不本乎風雅則晉宋之雕鏤晚唐之妖麗巧則巧  
矣工則工矣皆浮偽之為文反乎實者也故君子必踐  
實之為貴余來古瀛十二禩矣士之篤學好修者粗皆  
識之而李君積中則有志於踐實者也嘗過余共談終  
日疊疊不離乎道退又率其同志就鄉先生講說雖隆  
冬盛寒至夜分乃散此其為學之實也自其高祖以來  
子孫義聚者五世內外雍睦無間言雖長之率之而積  
中節之以禮將之以敬入其門典型肅然氣象藹然猶



有中原承平之舊俗此又其事親從兄處家睦宗之實也余嘗題其讀書室曰實齋積中復求余為發其義則告曰夫實所以為誠也中庸曰誠之者擇善而固執者也擇善而固執之由實積功以造於誠也又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由實而誠所以積功之目也學者苟志於道於是五者朝夕用其實力有不為為之必要於成不成不措也積中余之實友願於中庸五者之目而盡心焉他時舉而致之於用如積之必生炊之必熟其效驗可勝既哉

### 習古齋說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里人王君子祥過余言曰某少也有志學問師扁其室曰習古自是以來周遊四方未嘗不服膺斯訓惟古是習習之而未得其要願公有以告之余曰君言是也夫萬古在前人之習之如以片帆孤艇涉乎滄溟汪洋混涵熟得而窺其際惟習於海者而後知之耳吾聞海之南北東西有大山巨鎮為一方之樹表習於海者生於斯長於斯習於斯相風而馳望樹表而趨故雖數千萬里之遠惟意所欲之皆有以至其所止為其知要故也學者有志乎古能知樹表之所存則得其要矣由羲黃而堯舜禹湯以迄于文王周公孔子孟子萬古樹表之

所存耳詩書易禮春秋論語孟子則大山巨鎮之津溪  
習乎是可以知其要也余顧君以十年之功先通乎孔  
孟之格言又十年偏通餘經萬古在前可得而知其要  
矣余聞君通於陰陽之學是學也以易為古易之為書  
以義文周孔四聖人為古而繫辭文言則其綱領繩尺  
之所在是所謂陰陽之古也後儒有著書僞聖如子雲  
之玄子平之包乃一家之書非古也又如焦氏京氏以  
推占為事乃筮家之學尤非古也子遠後儒之古而習  
聖人之古用功之專真積之久而一陰一陽之道可得  
而識矣子祥孝友端恪為學不倦方以戶役有事於燕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暫歸亟還余未暇與言易他日再來當與之言先書此  
謝其意

肅堂說

天地以肅而成四時聖人以肅而成萬化肅之所以成  
之也士君子之學本諸心修諸身達諸政由內而外自  
源徂流亦貴乎肅而已矣夫肅非任威以為肅也亦非  
事事而肅之以求其肅也中有所主而外自肅矣奚主  
乎敬也敬者本心之德一而不二純而不雜肅之源也  
敬主乎內則修諸身者無不肅修諸身者既肅則達諸  
事者無不皆肅肅非由外至者也坤之六二之文言曰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先儒為之說曰主敬所以直其內也守義所以方其外也又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敬所以為義也直所以為方也方所以為肅也所主在是則所守必在是近而一心一身遠而一國以達於天下敬之所主隨地而皆方方之所存隨事而皆肅肅者自心自身之敬所以為肅夫豈由外至哉侯公字某篤學而好禮好友而溫裕自早歲入侍旒宸擢佐春闈言論中理規贊有程縉紳大夫士固已交稱無異辭迺者高陽擇牧公以朝廷之望濟世之英首膺是選期年報政民望具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孚作堂治所俾余為之名之余惟名者所以旌其實也公之治狀肅矣請以肅名斯堂復為說著所以名之義惟河間古禮義之國毛公董子遺化在人俗純易治地大物衆五方游手參錯其間積習肆暴達官不敢伸其擊強之手長吏不得布其字民之仁此頑梗不肅之病民者也自公下車躬履阡陌延問疾苦布宣教條飢鷹噬犬聞風遁藏而田野之患肅矣異端浮屠日新月盛大興紺宇日役萬人六郡為之騷然綿亘數年役不得息此異端不肅之病民者也自公下車因事裁約斧斤罷剪於山林鉏耰獲安於耕耨而異教之擾肅矣大邦

學政一道具瞻費宇不修佩衿解散芹宮鞠為茂草精舍幾同牧場此庠序不肅而病乎風化者也自公下車修明舊典漸立新規春秋二丁亘邊於粲登降有儀在列咸聳茲又興舉頽廢延禮師儒頓復承平之舊而泮林肅矣至於決訟立談之頃折獄淹繫之餘鬱者獲伸枉者得直明則察姦而聲色不露簡則禦繁而動作有則由府而郡由郡而邑前日之未肅者今皆肅矣以是名堂豈不稱其實乎余又嘗聞之師曰天地間一理而已一氣而已理行而氣從是以敬主乎中而氣肅乎外一身之氣既肅而天地之氣亦肅自然之應也洪範五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事貌曰恭恭曰肅又曰肅時雨若則以在我之肅而肅天地間之不肅也自公以來雨暘時若歲事屢豐此理行氣從之效自主敬中來者是氣也養之斯充充之斯大充之則用之也亦大孟子謂志氣之帥也持其志無暴其氣此養氣之大端也敢以是為公獻

又

肅水卞上人少嘗從儒先生學問長而遊方為達摩學浮屠後來之秀也求余為名其所居室余雖未及識之聞其自儒入佛手儒書弗釋亦吾人也故樂於語之以道乃因其里之名而為其堂之扁復書此以贈之夫學



問之道以敬為主敬主乎中則肅形乎外肅非自外至者也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敬之主乎中者也容止可觀進退可度肅之著乎外者也有諸中必形諸外肅其外以養其中此吾儒入道要領而佛之為教亦不異此蓋吾之所謂敬在爾教中是名為戒嚴居而野處草衣而木食其動也無斯須惰其苦也無幾微厭爾之所謂戒也周旋乎三千之威儀出入乎八萬之細行起居作止動與戒會則戒之所以為肅也然必持之以久要之以定使夫內敬外肅表裏常相為應夫然後敬之用乃行肅之功乃見已肅而人亦肅也人肅而境亦肅也仰而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天日星之運行風霆之鼓舞俯而地山川之流峙氣化之消息中而人有倫有理有法有式千彙萬狀莫不皆歸於肅是謂道內之肅自然而然者也若是者何主乎一有以攝乎萬也主乎一者主乎敬者也子持戒精進坐禪面壁思無所思為無所為曷若持敬以為內主而肅以成之乎乃書此為肅堂說

### 青鼎說

余曩在燕寓於東華與崔君善卿居同里潔修好禮而未及識也歲庚寅善卿自燕來瀛一日過余言曰某家世業政黃之經以青鼎自表其虛自京師及四方之人

目吾家為青鼎崔氏衣冠縉紳為文賦詩以發其義備  
矣然吾不獨藝醫少嘗從師授詩書禮論語孟子講明  
道要猶冀有以自見於世願公有以告之余嘉其意為  
之言曰子業醫經號以青鼎足以昭子活人之功矣子  
有志於道將由醫而進乎儒則鼎中之調劑誠未足以  
究子遠大之業請以余自挈其鼎者而為子告可乎昔  
余始冠先君子命之名曰鉉而說之曰在易鼎之六五  
其辭曰鼎黃耳金鉉利貞夫鼎重器也中虛而上植可  
以勝重任而致遠必有鉉焉橫貫於鼎耳之上所以舉  
鼎也人之此身鼎象也所以勝重任而致遠惟剛惟中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惟正猶鼎之有鉉鉉之用金為其堅強中正而可以挈  
也以是名汝守汝之中用金之強庶乎可以勝鼎之重  
矣余稟承先訓嘗作鼎加鉉於其上而置之座右朝夕  
觀省由少壯暨老耄歷患難之境處搶攘之會老壯窮  
堅不改其操以有是鉉以自挈其身鉉非吾身外物也  
善卿勉之子有鼎而飾之以青足以見子活人之心吾  
有鼎而鉉必用金者持身之要也吾行世六紀年近八  
十不復有志當世將釋金之堅強而用玉之溫潤從乎  
鼎之上九以為節也願以吾之金鉉加於子青鼎之上  
庶有以盡子之用而伸子為儒之志矣



中庵說

醫學問之道也近於儒進則為儒矣百家未流藝術工賈各事其事者也其不能以齒乎醫是故儒為貴醫次之道雖有小大業雖有精粗然皆積功而後入非巧力智計躡而得之是其所可貴耳蓋儒以心運醫亦以心運儒者之學本心推而致之達之於治其如種之必生炊之必熟者道學功用也而醫之學其學亦本之一心推而致之達之於療憊者可使之起痼者可使之瘳效驗在人亦有不可掩者良以其學本末具舉近類乎儒積諸中而有自得之功故達諸用而有必得之效事雖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殊而理有相似者耳是故醫可為儒醫之為學可以進於道使和扁倉華而有志於儒吾知其必能造於盛大光明之域與聖賢同其歸豈止著效膏肓收功瞑眩而已哉邊氏由唐末五季代有顯人居公卿之位蓋著族也鎮之早通醫經識趣高遠推惠鄉黨曲領濟民老貧幼孤賴以全活孳孳善道藹然尚有典型求余為扁其堂余惟學問之道求中為先中有定名而無定位隨寓而存各止其所者中也是故有一堂之中一家之中一國之中地雖異而中常在是惟理明義精者乃能識之而醫之為道亦猶是耳素問云五方之氣不同民生其

間嗜好亦異而疾之感于外者常自其所偏而入是故  
制為攻療之法有砭有艾有鍼有劑有導有按率視其  
過不及者而損益之名曰異法方宜方宜云者隨時求  
中之義也余生長蜀道自蜀而荆由荆而吳周流四方  
所識善醫不過數人皆隨地制方不泥於古書有得於  
中意每許之以善學茲來寓瀛介燕趙之間獲見守貞  
劉公所著宣明論證無常形而治之以有常之法是所  
謂中也計自是而中原齊魯莫不視此以為準子歸而  
求中在是矣乃書中庵二字以復之此學問之道也亦  
醫人理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則堂集卷四

宋家鉉翁撰

書後

聖門一貫圖書後

夫子語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語子貢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此二章聖門傳心之要語參者道體之一貫一本而萬殊也語賜者聖學之一貫萬殊而一本也世人知尊曾子之所聞以為道統之付託在是故耳於子貢之所聞往往忽視之而不講殊不知子貢之多學乃反博歸

約之地惟博而後能約非博無以為約聖人恐子貢以  
多學為務故告之者如此非謂多學為無所用欲躡而  
進之於一貫之地也是道也如長江大河發源乎岷嶓  
積石固一本也及其會百川衆流而歸乎滄海其歸者  
一也其一者百川衆流之所會也是所謂道體之一貫  
又如百尋之木由根而幹由幹而枝葉其扶疎上出者  
乃日積月累之功自本而言一而已矣是所謂聖學之  
一貫他日夫子又語子貢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  
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大哉言乎乃子貢晚歲所聞聖人心法之妙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於是盡見不語他人獨語之子貢所以終上文一貫之  
旨必子貢之學已造於是而後夫子以是為告也嗟夫  
時之行物之生天道固無所不覆然天非物物而生之  
加以雕鏤組織之功亦貫之於一而已貫之於一此天  
道不言之妙而聖學之極功所以與造物相似者也肅  
寧張舜卿藏此圖筆法精妙追輩龍眠愚妄意欲於曾  
子之後繪子貢遺像以見二章付授之深意已囑郡人  
韓京叔橫臨一本尚未得之先書此卷後歸之張氏云  
新繪一貫國書後

聖人之道一本而萬殊學者之學萬殊而一此曾子



子貢後先所聞兩一貫之大旨也蓋道體之大原其初一理也分而為二列而為四離而為八行而至於萬何莫非道體流行之妙原其初一而已矣會其歸亦一而已矣聖人之道一本而萬殊曾子所聞於夫子者也然學者之造道必由粗而達之於精由博而返之於約由條目支節而貫之於道是故洒掃應對學也讀書窮理學也俎豆之容登降揖讓之節千緒萬端何往而非學然究其歸未有出於吾此一之外者此學者之學萬殊而一致子貢所聞於夫子者也前一貫猶滄海之納百川百川之來無窮滄海之納無量古往今來上天下地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一理之外豈有他哉後一貫如枝葉之於根本扶疎上出萬有不齊返而貫之皆不外乎一本曾子子貢造道雖有淺深而萬之必一一之必萬聖人所以垂訓而示後者在兩章無餘蘊矣肅寧人舊藏一貫圖夫子坐於磐石之上曾子拱而立乎其前李積中持以示余余曰論語言一貫者凡再皆聖人心法之所傳授不可偏舉也曾子造道已深積功已久其未達者一間耳聖人呼而語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即能於言下應之曰唯而無所疑斯乃亞聖之能事衆人未易企及厥後夫子亦呼子貢而語之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

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先啟其疑待其問乃復告之以一貫之旨夫聖人豈謂多學者為不然耶蓋子貢在聖門為高第學博無所不通而未至於會歸之地故夫子先約之於其所已多然後貫之於吾之此一是雖隨二子地位之淺深而為之言然於一貫之義語子貢者詳於告曾子後之學者苟有志於道當深味聖人立言之旨必由子貢之所已多而後可希及曾子之一唯其序不可躐積中聞余言乃命工合二章之意而為之圖以子貢從於曾子之後復持示余俾書數語於卷末善乎積中之有志於道也余聞其弱冠之年讀小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學書每意為之詠歌既壯率鄉黨親朋各於其里共開講席每旬必會每會必講語孟學庸詩書皆其朝夕之所用功者瀛學久弛數歲來文風漸將復舊積中二三子實有以倡之余觀其勤敏好修他年必當以道藝自奮然願有以告曾子之一貫後進所宜慕也子貢之多學後進所宜勉也學博而後內充內充而後返子於約其序然耳是故顏子喟然嘆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文學之事也約禮所以貫也學不博將無以為貫余所期在於學子其勉之

書蔣象山諫草後



嘗聞前史官秀巖李公言慶元六君子伏闕論救趙相三山楊公倡其議廣信蔣公為之屬稿願從者四人書既上權姦盛怒將中以危法願從者或咨嗟涕洟自悔恨始謀不審楊公正色叱之蔣公語之曰書成吾手禍若不測吾當告有司身任其咎諸君得少寬耳其人收淚謝之既而俱貶嗚呼如楊蔣二公所謂偉然豪傑之士眇萬夫而獨立者也論者乃謂六君子上書楊公為倡仕不克大顯蔣公屬稿竟無所成以歿造物之理為未可晚鉉翁謂不然君子之為善非徼後福而為之也使二公得為端嘉法從當國家多事時碌碌無所建明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保富貴以歿見鄙清議不若全慶元上書之令名垂之汗青以詔方來之為愈也然則世以為二公恨二公蓋含笑於九京矣蔣公之猶子泰寧丞奉檄攝事南浦剛毅勁持尚有諸父典刑暇日出示諫稿俾鉉翁書之將與余公古贈行詩歌並傳鉉翁素不習書而尊慕名節乃其夙心用不敢以固陋辭輒焚香繕寫并記昔所聞秀巖李公語以俟後之作史者採焉

題寧皇雪月圖後

物格而知至學問之大端也是以孟子平日教人託物引喻于白羽之白白雪之白白玉之白辨析不遺于毫

未由是而窮理盡性以造于光明盛大之域格物為之先也是道也布衣窮居之士皓首探索未能窺見津涯而我寧皇法官閒暇遊情經籍發為吟哦洞中義理非夫生知天縱加以學問之益豈能雍容紆徐盡物理之妙至於此哉嗟夫月光之與雪色自內外二境而言也境雖異內外有以融之則異者無不歸於同惟聖人心與道一境與心會仰觀俯察有以喻乎二者之間是故知其為同衆人則不能然也臣嘗學此未能有得伏讀聖製鼓舞詠歌至於再三而不能已謹齋沐題其後他時從主人乞本刻之堅珉與海內學士共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友竹亭詩卷後記

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史魚之直子桑伯子之簡閔子之特立獨行皆士君子之美德也而竹兼此五德是故舉世貴之比德於竹友之愛之種之玩之與之居處而無所厭甚至以為賓友而親炙之焉夫子嘗曰毋友不如己者竹具五德士君子友之蓋友勝己者也簽後衛親軍都指揮事劉君季良偉持正立之士好學有文而又馳志當世所居種竹千本築亭於其間命之曰友竹朝夕諦玩期與之為友曰吾友勝己者也竹倘無是德吾豈敢友之範泉巖公嘗為書友竹二字一日持以示



余余曰吾家南方竹之品甚多有竹甚大可以為柱為棟為椽人取之架厦屋可以避風雨豈非竹之奇者乎竹以圓為性而有方者焉可以器用可以度尋丈老者飾之以為杖又一奇也又有斑者焉紫者焉青黃相間者焉是又竹之奇而有文采者也季良友竹友其常者乎友其奇者乎季良曰吾友竹之德也常者可奇奇者可常余當求其奇者而種焉常與奇者兼用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余嘗學焉易六十四卦詩三百篇余嘗讀焉貧居無事誦詩讀書考易訂禮皆吾之常也吾友其常以崇其德以究吾學一旦臨事鳴劍氣生抵掌神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不動聲色而事無不可舉者矣是吾常所以為奇也子欲究吾他日之設施但觀乎此竹吾友也余愛君之學又期以當世之故乃書此於諸賢之後

題摩利支天像下方

大明中天萬象畢露不可以形色求也菩薩空諸有相心體湛明與道為一是故行乎日之前我能見日不為日所照我能見日以有形有色而見也日不能照見於我虛空無體不可以形色求也真谷居士陳君某奉摩利支天香火五六年逢危履險常若菩薩在其上在其左右晚歲來歸彩繪慈容益加嚴事余過而問焉曰

子以實相求菩薩乎以空相求菩薩乎以實相求晨薰  
辦薌日禮八拜誦念神呪具如課程菩薩以威神力故  
常來擁護雖未見猶見也以空相求面壁內觀閉戶作  
活即維摩境界認摩利支天久久混融心心契合一朝  
大悟方知上下四方與菩薩俱瞻之在前何隱乎爾居  
士請題下方乃為之書

題四臂觀音像下方

真谷居士陳君某佐幕古邗得龍眠李公麟所畫觀世  
音菩薩大梵天相石刻本及晁詠之所作跋語持以示  
余曰菩薩不離此座周徧十方自二臂四臂以至八萬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四千母陀羅臂自二目四目以至八萬四千清淨寶目  
隨方示現無遠不通子亦知其說乎余謝不知居士固  
問再三乃以其意為對蓋百千萬億者原乎一者也原  
乎一者原乎心者也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持足之行所  
以宰制萬微動與理會心實為之也是故一可以周乎  
萬萬不離乎此一斯乃心體流行之妙隨寓著見非由  
外至者也吾聞菩薩具大慈悲觀世人音聲而為之救  
護是在我教中其名曰仁廣大而公溥與造化相似克  
而致之四方萬里之遠百千萬人之衆吾心之所及即  
吾仁之所及吾仁之所及即吾目吾手之所可及一機



動而千軸應一網舉而萬目張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  
是知菩薩清淨寶目母陀羅手所以充滿法界無在不  
在皆心體之發達仁念之流行夫豈神通變現示人以  
不可測哉

跋

跋心如水翁治家箴

余卅角時侍先妣拜舅氏於芝山每當鄉黨燕集衣冠  
畢會黃先生年最高冠右席談論衮衮多義理之言舅  
氏指示余曰此心如水翁也自是以來垂六十年孤露  
餘生流落天外緬懷往事未嘗不感慨以悲黃君字某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心如水翁之嫡孫也出示翁所為治家箴典型在目使  
人肅然企敬玩誦不能去手德人之言哉君翱翔仕輟  
以宦績見稱而篤好岐農之學曰吾祖父以是命我其  
敢廢諸嗟乎喪亂以來士大夫家服膺祖訓恪守無墜  
者幾人寶遺墨如拱璧大弓既韞而藏之復求名人鉅  
公為之表而出之將以垂訓而貽後君胄次所存過流  
俗遠矣每惟素問經窮理之學也本草書格物之功也  
惟學問君子而後可以語之以此未易與衆人言也是  
故明於陰陽五行之理而後可與談素經多識鳥獸草  
木之名而後可與論本草儒與醫事雖異而所以為學

則有相似者由內而外由本而未得之心而應之指是  
豈一日之所積乎君之學家庭之學也故余樂以是為  
告

跋明皇觀浴馬圖

魯頌駟之詩頌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務農重穀牧于坰  
野而其卒章曰思無邪思馬斯祖言僖公以其無邪之  
思保守先業於馬政之善而見公曾次之所存也徐君  
字某藏是圖舊有題字在上曰明皇觀浴馬圖余展玩  
數四愛其筆意精贍不俗有坰馬之風馬方開元盛時  
帝猶有志於天下法宮閒暇御水殿縱觀浴馬無邪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思可以想見於畫手丹青之外比及中歲以後侈心一  
開思不在事舉西北要處及閑廢重權悉以畀之祿兒  
而驕驪驪駘駘駢駢悉歸漁陽廢中而武備荒矣早  
年無邪之思至是無復存者大亂將作而不悟覽是圖  
可為三歎息

跋韓幹馬圖

魯頌以駟詩為之首其詩四章述僖公坰野之牧政每  
章別馬之名狀而終之曰思無邪思馬斯藏言魯僖遵  
迺祖伯禽之法思之又思不違乎政其見之馬政者如  
此推以及國事如詩序所言其儉其寬以至務農重穀



所以興魯國之政者法皆自思無邪中來不獨馬也韓  
幹畫馬散落人間以千萬數頗能述有唐盛時牧監氣  
象使人寓目慨想如駟詩在前無邪之思油然而生不  
專在馬也上幕劉君濟川嗜好雅淡得幹馬圖以示余  
筆意精甚誠非俗工所到余不能深識把玩再三有味  
乎駟頌之旨題此以復之

### 跋輞川圖

士有見於道則知登山臨水之為樂於道苟無見焉見  
崇臺池飾觀榭窮奢角竒而後為可樂是其樂有內外  
不可以一律觀也王摩詰自謂能隱余觀此圖色絡山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谷綿亘廣遠與豪客貴翁窮奢角竒者亦何以異余年  
七十有三行世五紀周遊半天下所至值佳山美景籍  
草倚樹適吾之適興盡輒去居無一寸之園一丘之亭  
而余之內心無所歎也茲寓高陽四境平曠而余之山  
崔嵬與西山俱高也極目無川而余之水渾茫與大河  
俱長也人言此土疎瘠不可以樹藝而余之土熙然其  
春肅然其秋物生其間可花可實生意浩乎其莫遏也  
此其為樂內乎外乎必有能辨之者李積中持輞川圖  
來示余語之曰子有瀛川圖在奚輞川之足慕乎乃題  
其後而還之

跋浩然風雪圖

此灞橋風雪中詩人也四僮追隨後先苦寒欲號而此翁據鞍顧盼收拾詩料喜色泮然貫眉睫間其胷次灑落殆可想矣雖然傍梅讀易雪水烹茶點校孟子名教中自有樂地無以衝寒早行也

跋太白賞月圖

東坡後赤壁之遊以二客之來從也二客不來東坡不遊而後赤壁有不暇賦至於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猶恨二客之不能從其雄量高致與宇宙同其大數百年後讀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者猶知興起也今為此圖像太白舟中二僮傾尊治鱗於其側無一賓焉豈知太白者乎太白之心猶東坡之心也今有龍眠當作後赤壁圖與此圖對暇日覽觀亦足自廣也

箴

主靜箴

有序

余昔嘗稟學於庸齋趙先生以主靜二字為告暮年在瀛追記遺言作箴以自警與同志共學焉

天地之初陰陽之始混乎難名惟靜而已是謂真靜萬



化之根不與動對動由是生人之此心惟靜為體後天而存先天在是學問之道貴探其原主一無適其靜乃專我嘗從師請問疑義諄諄之告主靜為事主靜何先惟心其存惟定惟默惟幾惟深大本既立萬善以生如日之夕其晦也所以為晨如冬之藏其闕也所以為春是為主靜實動之根非若異教以斷為寂斷滅滅已寂豈能息嗚呼小子念茲在茲復爾性於有生之始澄爾源於未發之時中有所生其靜其一發而皆中動靜對立靜則貞固而植本動則淵泉而時出蓋原先天以及後天即心體之妙而悟本然之太極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肅堂箴

有序

余自燕徙而南與河朔楊君伯通遇於瓦橋辭和色溫言論本乎義理御下嚴整不煩館人余固敬之及來河間君以職事久留因得朝夕共語商畧古今談論疑義知君少從鄉先生學問以肅名堂求余為之箴箴曰

惟春為仁惟秋為義溫厚之氣其肅也為秋發生之仁其肅也為義天時非肅則不成人事非肅則不治身法非肅則不嚴家政非肅則不理此肅之為義見之於經所以為貴或者乃曰嚴氣振槁是謂肅殺厲氣為刑流

弊刻切君子制行所貴中和以肅名堂無乃有頗予曰  
不然吾所謂肅非此之謂學問之功涵養之事內肅其  
心端居存誠人慾以屏善端以生外肅其形我冠正襟  
動作有則語默有程由身而家由家而國典刑森羅法  
度具設有紊斯正有變斯革匪威而嚴匪怒而率其肅  
惟和豈刻之云蓋仁以為體義以為用義雖維肅每依  
乎仁茲其為肅所以為成在易之兌金行肅潔聖人取  
其麗澤之象蔽以一言曰說君子體之朋友講習惟肅  
惟說以成其德敢以餘義而為子告聖言昭垂自今允  
蹈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贊

僧乞達摩彌勒贊

即心即佛即佛即我來時大地轟霆歸去天涯芳草幸  
然來去分明何須漏下這箇達摩似僧非僧似佛非佛  
見在蔑略釋迦未來推倒彌勒擔子未曾上肩何須鬧

處著脚

彌勒  
布袋

真谷壽容贊

無極之真萬化之根先天而生後天而存其降曰命在  
人曰性惟性之真惟真惟靜有隱君子內全其天出入  
老佛若禪若仙宅谷之真其樂也內以真合真心與境



會山之蒼蒼水之洋洋中有真意是謂實理萬形皆徹  
此理常在永言保之歷劫不壞

雲齋壽容贊

太羹玄酒味外之味渾金璞珍自然之貴盤匄文字五  
千卷落筆雲煙三萬紙浩乎其無窮乎其學也有自來  
矣噫元杜去後無人黃閣於今有幾請君直下承當壽  
我斯文傳之永世

偈

題雪花達摩布衣偈

拈花公案且莫道西來正被拈花惱一花開後幾花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微笑不禁成絕倒歸去來人未老掉下從前舊草鞋衲  
被蒙頭面壁坐提起不直一落索放下大地無處著從  
來被他礙手足為君索火當街燒布袋依前是彌勒  
疏

總府修路學疏

王畿首善實為九牧之儀刑侯泮鳩工肇復百年之規  
製念我邦乃自古文物之郡而路學為一方儒教之宗  
風化所關典章斯在自往歲創興集成之殿至此年繼  
治敷講之堂兩廡尚欠七十子之袞章重門僅覆兩豐  
碑之螭首春誦夏絃無肄習之所秋嘗冬丞乏粢盛之

藏洋乎尚存芹藻之池餘者半是荆榛之處幸賴師師  
鳴鸞佩而至止爰暨迺寮割鷺股以開先既百堵之並  
興宜列成之未助用馳短疏徧諭同盟願推匠氏度材  
之心小試梓人類相之手惟力是視相我於成凡在國  
中詩禮之家與夫闈內衣冠之族苟有志燈窗之業請  
策名衿佩之叢作新庠序之精華蘇醒山川之氣脈搏  
扶搖而上九萬里由此徑升預瀛洲之選十八人自今  
快覩亶方盛事各請光題

安州修學疏

漢道隆儒行復承平之舊觀周畿首善益隆講學之新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功念非得上棟下宇之安無以為左誦右絃之所况一  
聖二大賢之袞黻久已巍煌而四科七十子之儀章迨  
今曠闕每當上丁藏事之際莫舉從祀薦羞之彛雖道  
德之容瞻之在前而品物之儀設之無所幸賢太守明  
風化之本而郡同寮皆詩書之朋以黃潁川撫循之心  
行漢文翁勸獎之事蘇醒山川之清淑陶成井邑之溫  
良能定能靜能安將見佩衿之駢集升俊升造升秀竚  
觀科第之蟬聯凡在同盟各垂光贊

總府近請提學省齋入學講說已荷還歸里宅屬  
茲歎歲貴糴之秋本府雖屢有所濟而書橐罄然



未知淑後稟命帥垣出疏徧叩府縣僚寀各請光  
題以副崇儒之美意

邦君肅幣以延儒厥為盛事屬邑聞風而加禮具存舊  
章惟茲一老之惠來實乃衆情之共徯雖窮益堅老益  
壯處陋巷以粗安然耕不獲菑不畚奈凶年之為困百  
指磬罄而待哺終朝汲汲以救飢念聖門不拒束脩病  
軀則難乎往教而顏公嘗書乞米鄉黨之助者已頻茲  
荷帥尹之垂憐特俾賓僚而致疏凡武城道愛之君子  
皆鄭國師善之賢人願垂分惠周急之心庸濟抱道懷  
仁之士自今廩人繼粟庖人繼肉合衆力以將之母使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困 甌中生魚釜中生塵亦吾徒之恥矣及茲涸轍早願指

### 創建守真廟疏

扁倉而後幾歷年篤生此老燕趙之間維故里宜有專  
祠是為曠代之神醫當享列城之豐報言及枌榆之舊  
社猶存闌闌之歸坊古柳高槐尚想平生之華屋青芝  
赤箭居多手積之靈苗神遊雖返於清都陰德猶敷於  
下土父老興思於遺範僉謀共集於新功禦災捍患捨  
斯人而誰歸鳩工度材在吾徒而敢後願分梵宇仙廬  
之金碧少損山祇社鬼之牲牲捨昭我師活人之功為塵

氓徼福之地衆志既叶百堵遂興跂斯翼暈斯飛竚看  
宮牆之突兀廟而食尸而祝永祈邦域之阜康凡在同  
盟各垂喜捨

守真先生以醫道  
活人有遺書垂世

### 崇佛寺化修造疏

一柱擎天偉矣金剛之力量一佛出世現茲寶刹之莊  
嚴拓開舊日之規模重立荒村之門戶爰有老居士來  
為倡首更率諸善人共作主盟發粟千鍾助香積國中  
之上味捐貲百篋成善財童子之施心更仗黃隨白淨  
之神通立見碧瓦朱簷之華煥乃持短疏徧叩高門各  
請光題共成好事福人捨福人受竚觀慶事之鼎來若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時雨若時暘更釀明年之豐稔

### 天寧寺化緣疏

廣廈萬間元是古佛修行之處王畿千里誰非華封願  
壽之人爰興寶殿之巍峩上祝洪基之鞏固言念我邦  
第一刹具載圖經多歷年所中更劫火之洞然是致寶  
坊之壞散茲值偃武修文之日厥惟興頽起廢之辰自  
頃鳩工及今就緒美哉輪美哉奐用昭百尺之暈飛傳  
之繡傳之文尚欠羣工之藻繪矧浮屠二三級久埋沒  
於荒榛而教典數千函未經營於藏室欲峙擎天之柱  
用成轉法之輪非憑力量之崢嶸安得人天之響應恭



以十連之閫帥繫茲一道之巖瞻五星煥明列城風動  
主意昭融於萬井治聲騰徹於九霄願恢大用之規模  
庶復承平之氣象卿惟月尹惟日度請署一條之冰金  
作礪川作舟即平上三台之席凡在同志各請光題

鄉人請張教授疏

鄉庠黨塾古所以明人倫晨窗夜燈士所以修天爵爰  
即三冬之閒暇共探六藝之精微芹泮師弟共瞻講席  
而惠來闕黨吾徒毋替斷金之夙約期以漏沈人靜之  
際共聆金聲玉振之音焚膏續駒隙之光執燭擁臯比  
之座陡覺室中之春滿不知門外之雪深歲之餘日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餘莫把光陰閒處度學在是道在是會看事業與時新  
凡我同盟請預斯集

路幕請張教授疏

仕而優則學用尋經籍之前盟冬者歲之餘爰正師儒  
之舊席雲齋教授心融義理學貫顯微生毛公董子之  
鄉本原甚正自遺山止軒而後文脈有歸典樂泮者十  
年暢文風於一道身暫休於里社人思覲於楷模以茲  
閒暇之光陰求即典刑之緒論肆設臯比之座蔚為烏  
幕之光凡我坐曹理務之人咸預摠衣趨隅之列本詩  
書而輔律令舍是奚先由郡國而登京師自今以始

總府請趙提學疏

子自衛反魯胡為久處於樂郊士志伊學顏孰不願歸於大治爰設臯比之座用開蛾術之功省齋提學僖用四書沈潛七易學不厭教不倦推已及人言有物行有常修身以道舊職儒宮之條里蔚為鄉黨之儀型念我庠我序日就荒蕪而子佩子衿久欠溫習乃諏旦評之望共推師道之宗肅車乘以祇延修辭誠而寓敬言采芹言采藻先生為我惠然來學為箕學為裘後進自今知所式

路幕請趙提學疏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隆師所以善俗具有舊章學古所以入官肇新講席爰率清曹之濟濟共依善教之循循省齋提學特立獨行窮堅老壯學已造二中之地位心愈潛三省之工夫頃從上國而來歸深慰鄉閭之徯望茲郡府聿嚴於政化俾幕僚延致於師儒願以公餘拱聆私淑凡我庠局坐曹之衆豈無學道愛人之心各抖擻簿書之塵共薰陶禮義之教於以變化於氣質於以開廣乎見聞須知此日之講磨皆是他年之僖用樞衣趨隅在弟子之列可不務乎垂紳縉笏為大夫之官自今始矣茲具招延之疏併陳勉勵之辭



請祥講主疏

三界惟心曾被天童師等間漏泄一佛出世今得報恩  
老直下承當爰致疏以招延願披襟而勇往祥公講主  
道價追攀於前哲戒城孤立於一方行脚十年麻鞋穿  
而壯心猶在傳經諸老路頭正而宗眼頓明掃開鹿野  
之塵重舉龍門之話心外無識講惟識須認自心論前  
有經讀正經却通餘論是謂窮源而探本不須斷句而  
修辭一變可能二變可能三變可能昔人已曾說破上  
乘斯在中乘斯在下乘斯在老子更與指迷爰以今冬  
弘茲大論願挑杖頭六十卷教作會上百千燈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請明講主疏

圭峯老說最上乘要與後人添話柄明上座具大力量  
肯向講家作主人自有天王證明管取法音宏暢明公  
講主叢林大辯泉石高人一口吸盡西江說甚髑髏殼  
中水半生遊歷東土曾見毗盧頂上光早年卧起二部  
經中歲沈潛四諦聖視諸相等幻露電悟我心同淨琉  
璃與其南遊北走儘隨行脚僧曷若西舍東隣推為家  
戶主爰修短疏用致先馳金剛不壞身此是修行之效  
驗錦衣歸故里更聆講說之新奇

祭文

祭器之文

我生不辰逢天瘳怒奉命于征以國之故有志弗遂見  
羈于瀛茹苦銜哀嚙毡飲冰去家萬里倏踰一紀子死  
孫幼誰為我視居無把茅卧乏班荆病無以葯寒無以  
衾惟君垂仁矜我頽耄闕館招延築室丕冒既奠厥居  
又絲其衣既遺以安又相其歸思意備周仁念渥洽衆  
或間之君愈惻怛是謂古道罕見於今銜環結草刻銘  
在心嗚呼哀哉惟君德美具在月旦內外戚疏有口斯  
讚事親以孝喪親以禮睦族以仁處鄰以義言撫諸弟  
惟一惟均垂訓諸兒有規有循信誼著乎交友仁愛溥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乎比鄰淡然名利之域卓然奔趨之門底柱特立頽波  
孤撐畫窗閱理夜燈窮經發言必中於要會制行必本  
於忱純識與不識莫不期公以壽考而遠大孰知一息  
不來乃遂為千古之人以公平生知公生後雖歿猶存  
千古不朽嗚呼哀哉君嘗許余以城西之田俾余藏骨  
於其間我未即死君胡棄我而先維今年春君嬰小疾  
嘗有治命俾余即斯丘園而營兆域言猶在耳君胡疾  
傾我衰日甚欲歸未能倘遂溘先於朝露所願從君於  
九京嗚呼哀哉

祭文蔚文



我居江表君居古瀛地雖有南北之異學初無彼此之分粵從定交歲寒五閱匪道不談匪經不說更可互否有磋有琢以君為受道之器故期君以遠大之業維茲仲春初講大學君發問而再三我欲言而復輟將俟遠朋之來集乃更探端而具列一夕不來千古永訣欲言浩如竟付哽咽君志堅強君操端潔議論據正典型具設我要君以北方之名流君所希者中州之賢哲弊聘將馳修途欲發春風整輿夜舟移壑盛年方剛窮居寡慾匪疾匪衰胡奪之速蓋力行者或有時而勿壽恣睢者或反常而能久是賦分之勿齊而人生之常有嗚呼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嗟夫死生之變學問之事吾與君言亦幾悉矣圓形宇內莫貴者人人所以貴厥惟此心形氣有時而漸盡心體湛然而常明能靜而安視死生有若夜旦惟精惟一與大化同其流行願致子之所以知益恢子之所未宏性子之性仁子之仁豁方寸於宇宙納八荒於戶庭擺脫世間之幻妄昭融本體之真純必使本然而固有者浩乎其不可息則雖逝也而有不泯者存嗚呼

則堂集卷四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則堂集卷五

宋家鉉翁撰

古體詩

墨梅

非香之香非色之色伴我孤吟風清月白  
冰崖孤芳雪林早春伴我讀易見天地心

風雨歸舟圖

挂帆涉滄波瞬息三萬里蓬萊有會期莫為風雨止  
前津風色惡斷崖寄孤艇輸他田舍翁午醒猶未醒  
中秋日客退獨坐隅成



春日令人悅秋月令人悲人意自悲歡夫豈月所為炯然此方寸圓明貫四時閉門獨自賞無盈亦無虧

東方職生之地而異端之書指為地下獄余竊非之

五行木維仁四德春維元混淪判八極維東最為尊萬形圓大化生生此其門茲為九州鎮豈以三望論彼為異端說怪誕驚愚昏妄指陽明也同彼長夜闇愚人戰冥威奔走不憚煩頑夫驚罪福未死先飛魂年年春向晚時事羞蘋蘩我在神即在帝顧良亦繁

### 萱草篇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詩人美萱草蓋謂憂可忘人子惜此花植之盈北堂庶以悅親意豈特憐芬芳使君有慈母星髮壽且康晨昏謹色養彩服戲其傍燕喜酌春酒歡然醕金觴物理似有助叢萱忽非常競吐粟玉豔欲奪金芝光秀本自稠疊駢枝亦熒煌乃知風人意比興宜成章東野情思苦少日多悲傷謂此兒女花莫能解剛腸斯言雖有激疑其未通方憂心無時已徒枉憔悴鄉寓物儻適意何須動悲涼况復循吏政和聲入封疆撫俗時用乂事親日尤長萱草歲歲盛此樂安可量

孔同知孔聖之裔垂念逆旅用意勤甚詩以謝之

巖巖魯山高可望不可即袖有一瓣香無路瞻聖域竭  
來高河陽乃在天壤北離羣久索居心茅殆欲塞人言  
聖哲孫來憑貳車式洙源分派清龜蒙見孤崩願倣陳  
亢問少祛樊須惑莫為徐羣先未遂儀封識良朋忽踵  
門厚意傳矜惻分我纒纒溫賁我素絲絨寒谷回春陽  
古道見顏色洪惟夫子墻如天有辰極六經恢衣被萬  
化視法則嗟我早竭誠求道未有得暮年遭時屯願躋  
愈自力聖壁多舊藏聞孫世秉德稽首求一言書紳永  
為式

圮上行

并引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張子房受書圮上千古以為美談余謂漢室之  
興六經固未常與火俱燼老師宿儒猶有存者  
使子房得而佐漢可以比隆三代其事業豈止  
若是而已哉舟過圮上感而有作

三代以還惟有漢六經之外更無書漢室自繼商周統  
經術當傳孔孟餘天生偉人元氣會莘畝說巖乃其徒  
掃除申商斤儀衍混合宇宙需吾儒便應平躋古王佐  
小却亦稱大丈夫云何赤帝應運起乃以黃石為先驅  
太公六韜豈不善顛秦蹶項或所需繫欲上嘉羲黃媿  
隆古詩書禮樂不可一日無惜哉子房遊世早不及遺



經細探討使公得與齊魯兩生遊吾知漢道同商周

齊魯

兩生凜然有古大臣操謂漢興無儒不可也子房不能致兩生乃以致四皓為功此又千載之遺恨云

三山吳履道承出示理皇御書唐人詩恭題其後  
先君曩侍緝熙殿拜賜天畫盈筐箱常書超軼鍾王上  
不與歐柳論低昂孤臣流落濱九死老眼尚能識偏傍  
旅簷驚見亟再拜拜起不覺涕淚滂幾擬從君換此寶  
囊空無物可以將待歸從君乞模本刻之琬琰永為子  
孫藏

### 元和修復馬政圖

君不見明皇開元初前驅萬騎雲烟鋪中年不戒履霜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漸乃以牧權付之營州軋犖奴驅我天閑入鼠穴八坊  
奇產空無餘元和天子奮威斷收拾舊物還中區向來  
汧渭孳生處猶有牧人自營牧與芻爭特私牽應詔書  
願備法駕王前驅詩翁感歎成八解何人泚筆畫為圖  
此圖似是八之一元和舊事猶可識

### 題蔣同知所藏馬圖前後凡五

行而前者驪與皇從而後者駢與駒匪駟良馬五  
畫出人間五馬圖祝君出典大藩牧願君旗旄旌節耀  
前驅古來共說人生五馬貴况復盛年勁氣綠鬢長眉  
鬚

保定士人以所藏太白像見示筆意甚奇為題此  
李去非好吟太白之裔歟書一本送之

晨興有客訪我來光采皎皎出屋上銜袖疑有希世珍  
徐而出之岸然長庚相高標直欲干青冥逸氣可以走  
象罔傳來定非凡俗工應有高人得之自夢想願君寶  
藏勿輕畀辦薜朝夕勤嚮仰可以長君胷次之瑰奇可  
以助君詩情之豪暢儻來萬事付浮雲眼中隨地得真  
賞他年若遇天台坐忘真便應驂鸞御鶴朝神清一洗  
人間千劫塵中塵

韓京叔古木寒泉圖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朝來我夢三偉人振袂而入清風生掃門坐需佳客至  
鄰叟醉墨俄然成古木昂藏出澗壑下臨百丈寒泉清  
高冠長劍萬夫望其傍那有鋤笠雨耦耕歲寒坐對亦  
已久東風看取巖穴情卧龍騰驤碧落上南山夜半雷  
雨驚

古木槎牙有卧龍  
欲起之勢故云

題陳子新所藏雲山小景漁磯二士

道人胷次絕塵滓能得工夫無盡意醉中引興春山青  
醒來弄翰秋風起晦明變幻在毫端倏忽烟波幾千里  
少年我常識其人不見於今垂五紀此圖似是夫君筆  
餘子紛紛溟滓耳黃沙蒼茫雪苑冬旅窗展玩萬慮空



恍如身在茗源東攝衣步上雲山最高  
能及相與指點平沙明月中

元題作蕭  
照筆非也

雪中梅竹圖

并序

古瀛之地不產梅竹里人得雪中梅竹圖來示  
畫手精詣為題十五韻見天外懷人之意

梅兄乃我義理朋竹友從我林壑遊青青不受塵土浣  
皜皜肯與紅紫侔別來天涯今幾載老大相逢俱白頭  
玉龍排空展鱗鬣天姥振佩鏘琳瑯古心姱節自為伴  
嚴氣正性誰能儔兒童莫作飛絮看道眼無以空花求  
花飛絮舞兩值遇殆天之合非人謀嬌禽謾誇顏色好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弱弱難禁寒風道寄爾南枝尺寸地莫與鶩羣為輩流  
何人畫工巧位置使我坐對消閒愁朔風吹灰萬象改  
平生故交還在不綈袍猶思見范叔雪堂賸欲逢元修  
故山自有歸隱處琅玕成林雪成塢會堂見汝面目真  
西湖西畔踏雪尋故人

趙提舉求作字余辭以不能工仍作詩謝之

少年振臂入場屋寸晷謾書誇拙速中年收斂歸法度  
不能為顏僅為谷晚歲頗為憂患困弱腕不禁事物逐  
要之作字非所長室腔僅存十年讀有客來從析津頭  
翰墨多藏玉韞匱從我乞書戲我耳為君小試知君感

長箋淨練雪不如墻角鼠芒嗟已禿此邦椽筆廣文翁

何用更向寒汀索野鶩廣文翁謂張老舉

辛巳正月十六日張雲齋過訪郭舜元高飛卿持

草書黃庭來會作上元歌

市人歡呼賞元夕羈人掩關玩周易中具足光明燈  
一燈散作千百億粵從上元甲子到於今經幾上元此  
燈炯炯如一日靜思此理發長嘯短檠孤坐看虛碧廣  
文先生乃我義理朋從我求觀無盡燈我燈無盡易無  
盡五行陰陽太極惟一心東鄰有客好奇逸袖出異書  
光芒與我易相射平生但識義孔元之元不省虛皇大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道玄中玄我欲與君互酬答各妙其妙勿以言語傳會

得易中極玄中玄與子曰日張燈作上元歷之元名上元

名上元一歲之一元即百千萬歲之元其理同耳人之夕與天地間之一元同此炯炯萬古不夜古人向元夕

張燈義在是乎

南至前一日蔣君伯祿攜山谷草字來示上有南

軒題跋亦南至前一日異哉

羲之趁姿媚魯公尚氣節黃家妙畫兼數體園轉之中  
有卓絕天涯明日一陽生茅齋孤坐晝掩門有客袖示  
三四紙如覩天上五色雲嗟余老矣豈能事書法有會  
心處賞之不能輟此書當與造化侔生意浩然不可遏



六月菊以夏中破萼至秋晚枝條雖蒼勁而花色  
灼然鮮明貫暑寒而不改菊中之貞士也余以比  
之商山四皓為之賦

九月菊偏與秋霜宜六月不受炎暑欺秋霜似同君子  
操歲寒相遇長相好炎暑不與貞士謀揚燥怒煌如相  
仇要之二菊所遭有難易夏居其難秋若居其易君不  
見當年秦燭焦中州儒壇處處同荒丘獨餘商山老人  
在高卧林泉節不改平生不識咸陽門晚隨幣聘來漢  
京欲興詩書談王道再使風俗還歸治古淳我評此花  
似此老傲暑凌寒無不可種之階庭今幾年我自識花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花識我粵從夏五開敷到殘秋更與黃花為輩儔嗟哉  
黃花非輩儔老行難逐少年遊此菊當為菊中第一流

### 過沛題旅壁

單呂早識隆準公擇壻能得人中龍云何託女不託宗  
歡娛未了萬事空沛人猶言令善相善相如此術亦窮  
高皇先識萬物表芟刈羣雄如薙草孽女近在目睫間  
濫觴不戒使滔天向非遺後餘此二三老安知北軍袒  
右與袒左嗟哉塗山啟夏任啟周女德王功相匹休令  
名堂堂照千古不似沛中呂氏女

### 牡丹坪詩

并引

曩在吳門幕府人有問余者曰蓮以周子為知  
已菊以靖節為主人牡丹名花也獨未有所屬  
舒元輿一賦甚麗君許之乎曰否元輿比德於  
色花之羞也康節邵子其牡丹知己乎因為詩  
曰洛花古來稱第一人人愛花幾人識惟有天  
津橋上觀物翁獨向根心驗生色四時之春四  
德元惟花與翁天其天春陵無人彭澤不可起  
千載識花一邵子今三十年矣近見洛陽人書  
以遺之寄題種花處夜夢人語余云子憶大我  
中峯乎吾家其下覺而味其語豈牡丹坪為皇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人守花者乎謾成此詩見鄉國之思也

洛花古來稱第一金為之相玉為質畫堂深處養根芽  
麗日光中見顏色人力栽培儻未周本然之天從而失  
我家大我峰頂牡丹坪傲雪凌霜知幾春冬深突兀層  
崖上春來爛漫紅雲生相傳皇人煉丹處帝勅六丁為  
守護天葩只合奉天人那許移根到下處吁嗟皇人長

與花為主世上紅紫紛紛何足數

大我中我相傳上古天真皇人居焉山氣

融為此花大者如扇徑二尺其高有數丈者輒為雷電

故其地號牡丹坪人有欲移根種之山下者輒為雷電

假館詩



江南遺老瀛邊客來時鬢斑今雪白幾年坐困市井塵  
五遷來到詩書宅中州典型尚未艾故家文獻宛如昔  
主人盛年元老蒼古心不為名利役晝閒對客無俗談  
夜燈從容須扶冊有疑必問問必中講學定知有源脈  
世人驚外如輸雲君心向道堅金石念我南冠久繫維  
分我三間明月席緋袍厚德更高古冬有織纈夏有綌  
我衰擬作菟裘藏感君推田城西陌今年不歸明年復  
不歸病骨嶷嶷會當化為原上駱擬從諸君豫乞石一  
方他年埋之塚前三四尺上書宋使姓某其名某下書  
人是西州之西老逢掖平生著書苦不多可傳者見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春秋與周易

為景山題

先天而生者道之初後天而存者道之壽人能知道為  
可貴斯能與道同其久粵從義黃迄孔孟大原千古垂  
不朽書以道事萬化源易以明理羣經首詩三百所蔽  
思無邪禮三千主敬內自守我性其性天其天念茲在  
茲謹所授紛華過眼空中雲綺麗墮前苗之莠德人澄  
心制萬變仁壽天爵我固有福惟自求命自作欲淨理  
明鑑無垢勿貳以二參以三環堵中間維道圓在之又  
存悟本元心與道一逢原在左右惟茲皇覽揆度長臨

陽浸長泰道亨為君大書湯盤九字銘願君進德日新  
又新與歲而俱新

聞景山以日新名齋

聞楊和卿在館中讀易不去手贈以詩

人人讀醫經知尊黃與岐揚子讀醫經乃以義文周孔  
而為歸易中有妙義醫中之奧與易相表裏六十四卦  
字字是心法八十一篇篇篇俱易理神聖功巧莫向外  
邊求潔淨精微只此本心是君觀恒字卦之文左心右  
日合而成心體湛然絕纖翳日新又新常惺惺要之醫  
經本自易經出前聖作之後聖述之予以醫心會易心  
三部九候中間有太極

以恒名齋故云子謂素問為三墳之餘三墳為易之餘知素問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者必能知易

伯成常受學于河朔前輩鶴鳴翁其學亦宗濂洛  
贈以詩勉其自拔於流俗

南方共仰鶴山老北方亦有鶴鳴翁鶴山道脉接濂洛  
鶴鳴之派應與鶴山同九臯清聞猶歷耳誰謂九原不  
可起誥誥高弟今幾人衣鉢傳來二三子遺書定知滿  
筐箱夜光煒煒照行李在陰有鳴須有和乘軒可貴未  
可喜君不見遼東仙子丁令威向神清而上刷羽儀萬  
人拭目看孤飛鳧鷖紛紛那能隨

九日偶成呈彥舉



高陽今日是重陽與客憑高送一觴白首相逢俱老大  
黃花隨地看芬芳故園三徑都荒了目斷晴空歸路渺  
人生暮景更天涯眼中愁緒知多少寒風蕭蕭吹我衣  
酒闌莫遣帽簷歌我歌老圃秋容句君誦淵明歸去辭  
我歌君和日欲夕我醉君扶君須力明年此會還相憶  
江東暮雲千里隔

贈談故人高鵬舉

東隣歌呼鬧如市西隣笙簫正鼎沸高生擇術頗可人  
夜闌挑燈說書史說出忠臣烈士報國心四座聞者為  
墮淚聞君年少曾讀書壯大無成乃與優伶俱左手執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籥右秉翟念到簡兮應嗟吁他年了却官中呼仍作書  
生挾冊歸里閭

贈河間隱者苑君年八十有一

海上有三山瀛洲居其一何年飛來神州赤縣東其上  
至今猶有神仙宅龐眉皓首方瞳翁喬松羨門乃其匹  
深衣大帶儒中仙不讀黃庭讀周易乾元用九獨探數  
之原九九妙契乾策八十一萬事萬物從此始行之又  
衍至於千百億壽翁以金書玉籙長生符不若壽翁以  
邵子先天周子一太極梅邊生意浩無窮坐閱人間蟠  
桃幾迴實

送陳真谷赴邢州幕

嗟余仗節五寒暑豈不欲歸迷歸路天涯獲識我輩人  
乃是三生林壑侶病身不死賴公藥僦屋無人因公戶  
蕭然一身水上萍惟公為我北道主前晨除書到里門  
雖為公喜惜公去明朝欲別更悽然誰為我依有文度  
公身方健供時需人生富貴在遲暮衣錦歸來定何年  
我帆已落吳松浦再見便作來生期臨分哽咽不得語  
陳子新前後十年叶贊府察修明學政講堂成以  
詩美之  
子產存鄭校僖公修泮宮彼皆在其位夫豈難為功是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邦學政久墜地過者千百但呼愾有美君子逢掖生無  
位乃能行其志手披荆榛植棟宇春秋祠事迺有所袞  
章巍巍耀城闕黌舍煌煌列籩俎爾來幾及一星周欲  
緒前功誰與主治中別駕我輩人惟君復能贊其成大  
厦聿新來衆雋講席備設招諸生衆人所迂君所急曾  
次抱負誰能識後先幾年惟一心興頽舉廢多其力我  
來是邦知君久負荷萬鈞綽其有更從興學知君深少  
覘用世經綸手不見新甫之栢徂徠松可棟可楹皆在  
雪霜後願培遠業待時需令名與學千載垂不朽

朱信叔洛陽人往佐長安省幕



洛州中州中長安中州雄大山巨澤九土鎮三光玉獻  
淑景通君居洛南雅是溫石輩今佐大幕全護咸秦衝  
高懷頗堪陪坐嘯逸氣直上千青空籌帷暇日頻訪古  
溪山好處須從容秦宮漢苑久已成陳迹寒烟茂樹條  
忽迷西東車鄰激壯滿沂渭周雅博大基鎬豐請君收  
取入筆硯可以陶寫詩書胷由秦而西是為入蜀道乘  
興一登岷峨矗天峰我家正住岷峨下定有鄉人故老  
諏衰蹤為言仗節瀛海上齒髮哀謝氣如虹

劉文蔚久苦目眚昨日乘涼來過共談先天圖義  
一夕翳去明現閭里以為異事因詩紀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心以靜而虛眼以動而應心如明月懸太空眼如當戶  
掛清鏡月光不受微雲干鏡光或為塵土暝學問之道  
貴澄源源之既清流自正但令心體常如月體明寒風  
暑暄豈能為我病吾友平生讀書眼炯然不與事物競  
外園偶被輕埃薄靈府不搖中自定杜門息交踰三旬  
強本勝邪在一靜昨日扶杖過我蝸角廬共設壁上元  
天內外圖窮探義孔象中意不似異說恣懸殊高談疊  
疊竟日暮晴光灑灑生青矚夜歸不煩炬火照入門索  
觀細字書晨興宿露盡掃却銀海爛爛可以貫碧虛神  
耶天耶孰能詰心耶眼耶萬變同一樞里人共傳先生

有良劑爭持病目求我滌懵昧先生無藥亦無方請將

心來為君洗

道德性命之書聖人所以洗其心亦以洗天下人之心夫所謂洗亦澄其源而已矣

學者認得下工夫處豈惟醫者可除窒通晦光有莫知然而然者矣

### 贈雲山逸人劉巨川瞽而談命

世人具眼知多少見山不知雲山好斯人背境自觀心  
識破雲山千萬層須知萬物備於我高下散殊何往而  
非道善觀物者觀以心目所未見心已瞭聞君學易多  
歷年妙處能探造化先維艮之背不與時物對物具一  
極常與此心會君知雲山雲山亦知君是謂行其庭不  
見其人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 贈談命王逸民

逸民古稱避世士不以功名累其意有人向彼語窮通  
拂衣歸來洗其耳君字逸民見君心云胡乃以談天為  
已事要令世間競進人稍知山林巖壑味吁嗟逸民莫  
學商山翁商山卒為三聘起成都卜隱老君平身處澗  
槃石聲動朝市案頭周易是本經未來千載瞭然在胷  
次

### 歲暮傳易終成長吟書送景山茂實

易乎易萬古傳來惟一易義文之心即是周孔心問誰  
要於心外尋跡畫之前妙處難為言畫之後乾坤實



居萬化先誰將乾坤大父母下與五十六卦為等伍既  
道先天一字無云何却以後天混入先天圖嗟吁平生  
粗知讀周易只向本本原原認太極一易之外更無之  
嗟哉何人更以三為七欲知玄問子雲欲知包問子平  
欲知筮當叩焦與京要識乾坤真面目請將四聖之經  
閉戶十年讀

謝舜元以墨竹為贈

我家茗源山深處萬竹森森飽風雨一從腳踏黃沙堆  
不見此君四寒暑夜來有夢到家山蒼筠翠幹猶依然  
覺來欲賦不得賦誰能為我傳其天東隣蕭然歲寒客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寓意於物無留跡當年親識洋州孫寫得寒稍數千尺  
憐我卧疴少佳悰卷逐四壁冷然風筆端妙處奪天巧  
與我曾中生意俱無窮高陽臺下見此兩竒特予新之  
梅舜元竹後先俱為洞山來夜夜白虹貫茅屋

謝仲寬惠茶

憶昨中原全盛時五方貢茶走京師建溪頭網最先到  
天子特命開經闡儒臣講畢上命坐瀹茗初試瓊甌甃  
雲章昭回耀几席羣公進謝因進規我生也後不及見  
耳聞盛事長嗟咨十年流落古瀛下誰謂茶苦甘如飴  
蓬山偉人國俊彥哀此下土南冠羈肯分錫賚賁衰朽

定知眷獎超凡私公才雅在嚴徐右公學獨出河汾師  
穹班近聞長秘府奎壁分野生光輝儒臣見用天下福  
講席宏開太平期蒼崖赤子望蘇息霖雨八荒捨公而  
其誰

為旃檀像賦

燕像在

稽首古旃檀曾共釋迦語旃檀釋迦面目本來同真身  
幻身何事相爾汝如人對鏡照形像供兮揖兮若賓主  
湏臾人去鏡亦空爾影我形兩無覩木人漂流宇宙間  
神通妙用歸何許萬人從渠索釋迦求福有時與福遇  
佛如明月行太空向曙俄然不知處痴人競向波間覓

武劉燕庭氏校鈔

波間本非月所住真邪幻邪兩忘言如來無來亦無去  
君不見佛書九譯來中原妙處乃以無言傳莫道旃檀  
有口不解說非說之說三十二相全旃檀像在日因到天宫釋  
說法下人思之使目曉運以其神力攝匠者上天宮刻  
佛形相回人境奉事云凡刻得三十一相但木人有口  
不能說話欠此一相耳

見星行贈武春卿

天星之熒熒兮歷幾千萬年光景常如新人心之存存  
兮等宇宙一粟粒乃能與天星同其明天象此以為象  
兮維實理之著見人心此以為心兮乃妙用之流行微  
雲去來等妄幻本體湛虛絕纖塵是故善觀心者感星



而自悟境與心會不知星之為我我之為星嗟爾甘石  
氏之為學仰測璇象若尺之有寸寸之有分但能以常  
數而窺陳迹不能外躔郭而探造化之所以神我欲與  
君陵太虛而步碧落稽首再拜謁帝庭仰瞻天上辰曜  
之正色次閱蒼龍赤烏兔龜形願求天光灑我昏濁質  
使我自心園明瑩徹會萬象而涵太清歸來跳出陰陽  
五行外初筮再三閉口勿復論

寄洞霄道友清溪翁

案此詩係厲鶚從洞霄詩集載入宋詩記事今補錄

漢家中郎年七十霜鬢垂垂人不識冬深破履踏層冰  
暑到露頭走赤日窮堅老壯本分事百年未死為形役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洞天九鎖鬱嵯峨古來相傳神仙宅我常結茅天柱前  
屐齒蒼苔印行跡劫火洞然城郭非清境不壞還如昔  
安期羨門我輩人圓嶠方壺一咫尺夢魂幾度如相逢  
別來已久知相憶願分仙家九轉丹服之身輕生羽翼  
周遊八表任去來跳出陰陽寒暑域

則堂集卷五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則堂集卷六

宋 家鉉翁 撰

近體詩

前歲上元與趙任卿寓臨安追逐甚樂今年同在  
建溪任卿先赴郡席小雪忽作且知早筵遂散獨  
坐無聊因得二詩却寄

已邠

山城燈火已蕭然掃巷遊人更雪天厭聽落梅翻永夜  
喜看飛絮卜豐年狂隨戲蝶裝羅髻巧逐纖腰上舞筵  
明月瑤階對瓊樹會須微月與爭妍  
沙河紅燭暮爭然花市清簫夜徹天客舍風光如昨夢



帝城歌酒又經年老僧強作琉璃供上客先逢玳瑁筵  
不許裴郎同夜飲新粧月底為誰妍

和唐壽隆上元三首

壬戌

滿城和氣在春臺玉漏沉沉鐵鎖開明月誰知千里共  
華燈同照萬人來市橋未漲丰容柳江路猶殘的皪梅  
欲與先生拚醉賞未須歸去隱蒿萊

明月升天鏡上臺燈如蓮沼萬枝開恨無立部歌仍舞  
空有遊人往更來秀如王子登門竹味勝曹公止渴梅  
已向歌謠挹和氣預知豐歲變汙萊  
幾年蹤跡遠中臺夢想傳相宴竿開懶擁牙旗穿市去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縱看玉李漫天來從教獨照青藜炬莫使輕吹畫角梅  
也有江風浮彩巘坐令形勢卷東萊

題渤海高夫人行實

當年初賦柏舟詩正是中原板蕩時手扶雛孤歷闕險  
身隨鴈影到天涯五遷纔定霜侵鬢百歲何曾笑展眉  
為報兒孫須努力墓前他日要豐碑

挽劉文蔚

五年瀛下寄閒身耐久交朋喜有君竟日坐談唯在道  
有時遊戲亦論文高風每欲追鵬運雅志那能混鷺羣

文蔚辭胥吏  
之貢故云

留得浩然英氣在便將生死付朝曛

先天妙義說來多聖處工夫幾切磋一點英靈長不昧  
平生學力定難磨暮春風景堪聞瑟塵世紛華付擲梭  
聞道南行緣底事要從濂洛溉餘波人有夢文蔚告將南行者  
九日登瀛臺案此詩係厲鶚從河間府志載入宋詩紀事今補錄  
此地無山喜有臺南瞻北眺兩宜哉衰翁無事日傾倒  
佳客何人時一來孤鶴飛鳴知我在征鴻嘹唳為誰哀  
老來萬事如歸宿不為憂愁強把杯

西州舊俗每當立春前後以巢菜作餅互相招邀  
名曰東坡餅頃在燕嘗有詩云西州最重眉山餅  
冬後春前無別羞今度燕山試收拾中聞惟久一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元修元修即巢菜之別號蓋豌豆菜也東坡故人  
巢元修嘗致其種於黃岡下因得名元修南方有  
之燕中無此種余來河間再見立春感舊事用前  
韻

朔風吹我過瀛洲釜甑生塵轉可羞聊向春前尋故事  
定知食餅記前修河間士友甚知慕東坡以為元遺山一派之所從來也  
我家自貴東坡餅不為人間肉食羞聞道西山薇蕨長  
摘來我可輩元修

淒涼如在黃岡下苦淡從教鄰壁羞擬向城隅問耕稼  
鋤犁闕壞不堪修



春欲暮雪作不已簡子新

一任西園雪作堆陽和已自徧根  
更倩君詩為一催  
春欲暮雪作不已簡子新

社後春光正可人眼中物物露精神  
雪花底事猶飛舞  
要與梨花分半春

乍暖輕寒春正深晚雲猶解作同雲  
從教門外雪三尺  
認取近邊春十分

庭前草色渾未露塢外桃花肯破顏  
七十日春閒過了  
半分春色尚猶慳

和平心事春三月淡泊生涯水一杯  
老矣只餘歸夢在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世間萬事付心灰

中秋月蝕邦人鳴鉦救月不約而齊  
中原舊俗猶有存者感而有作

風掃沈陰萬象開斷雲扶月出陽臺  
萬人拭目看天眼  
墓蝕何曾蝕得來

大化周流不暫停從來息處見其生  
冰輪萬古長如此  
本體何曾有晦明

中秋日菊盛開

蓓蕾黃花當徑開  
瞳朧佳月出雲來  
中秋見菊從前少  
端為瀛公詩句催

中秋前一日器之有詩俄而菊開

天宇高寒露欲零城頭月色正亭亭諸公定有驚人句

施與波神月下聽

是夜席地龍祠之前  
詩未成鐘動急歸

年年菊占晚秋清今夕東籬放早英月共黃花如有約  
花開半夜月徧明

九日即事雪中見菊

瀛海茫茫又晚秋瀛山漠漠幾浮漚人間底事登高處  
來上元龍百尺樓

怪得西風吹袂涼客中又過一重陽今年喜見東籬雪  
要與黃花共晚香

九月黃花正是時誰催青女試瑰琦冰天雪夜無人問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玉質金相我自如

晚步

閉門自要身心斂出户方知天地寬晚步中庭人不識  
道余癡想白雲端

市橋月色

今夜鯨川月色明卧烟紅影正橫陳市橋得月喧簫鼓  
堪羨溪橋覓句人

雪中玩易偶成

道如大路人能見德有輜倫識者稀四望皓然都潔淨  
潔中還要辨精微



紀夢

何年滄海變桑田  
絳闕瓊宮尚儼然  
留得瀛州人在境  
故應猶有地行仙  
天風吹我上瑤京  
謁帝通明羽衛森  
班退歸來清覺紅  
雲猶自滿衣襟  
秋來夜氣更清明  
月朗窓虛夢不成  
似報雲間仙仗過  
分明聽得步虛聲

遷居得甘井詩

海鹹河淡都嘗過  
荼苦薺甘我自知  
世味曾教千百變  
先生舌本只如飴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真水由來自有源  
非河非海性其天  
為君甃飾標三字  
喚作城西君子泉

題李氏敬聚堂

千載河間舊典型  
詩書習氣至今存  
故家喬木知誰在  
五世同居是義門  
辛勤勿墜百年業  
閒暇留情一卷書  
要向儒科著聲聞  
先從講學下工夫  
和平遇物斯為美  
惻怛存心即是仁  
休怪藝翁太淳質  
由來忍字本諸經

聞君出宰山水縣  
家教所推民俗淳  
田里定知耕遜畔

市廛安得訟分人  
枝葉皆從一本生源源本本是天倫易經著義交相愛  
相忍何如相愛親  
人言爾祖玉蘊石傳到兒孫藍出青眼底桐枝多秀色  
早令授業各專經  
一矜字十年除得一信字五年乃成我贈君家一敬字  
須知受用在平生

題丹見龐居士圖

團樂共生說無生說話只堪兒女聽誰遣老禪來入社  
迎門笑語是轟霆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岩前花發四時春岩下風光日日新大化周流常不息  
誰能伴汝說無生

隱者圖

并序

騎而行者詩翁也艇而遊者漁翁也詩與漁皆  
隱者之事詩之樂不減於漁漁之樂有似於詩  
觀此圖者求兩翁自得處是所謂畫外之畫

詩翁到處尋詩料得似漁翁樂意賒兩上波心兩遊戲  
箇中真賞屬誰家  
微吟緩策過橋來天際輕陰日未斜指點前村竹深處  
更尋釣叟問生涯



詩人偏愛漁人樂漁樂詩情一樣奇欸乃數聲煙雨水  
非宮非徵自成詩

平地何年生怪石天教隱者作漁隈莫言昔日磻溪事  
恐被山靈發笑哈

贈隱者忘機引並

動靜互根此一機也時行物生此一機也機者  
乃大化流行之妙處雖欲忘之不可得而忘也  
若莊生列子之忘機只是小小勾當

寂然不動機已兆感而遂通機乃神一陽昨夜回冰底  
生意流行萬象春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萬古流行此一機何嘗絲髮涉人為不湏苦用忘忘意  
忍取存存不息時

趙省齋出示所和天童師偈句亦次其韻

異教何知平與傾彼傾却是我之平饒渠親識瞿曇面  
未必遂逢太白星舊傳天童師說法太白星為之麗天下余謂道體明白正大若星辰之麗天下但

異教之未真有所見只妄自尊耳

虛空樓閣易歌傾實地工夫似掌平四聖傳來是周易

箇中自有定盤星周易伏義易也以文王周公為之辭故謂之周易連山神農之別號歸藏

黃帝之別號以夏殷周之故曰夏殷易歸藏無書後儒始為之書乃一家學耳周易萬代通行之書繫辭發出無窮是非得失深淺可以坐判

邂逅當年蓋已傾，重來議論更和平。何時肆設臯比座，指示吾徒衡上星。

右為省齋作

### 詠紅梨花

萬玉林中慣識君，霜天月夜富精神。誰將紅粉浣顏色，却與天桃鬪莫春。

人有畫花中四倫者，偶記毗陵舊詩，即題其上。

萬紅深處一花王，猶帶姚家宮樣黃。物物有君還有佐，

殿春須屬邵公棠。

牡丹海棠為君臣前輩有君臣慶會詩

扶疎桂樹月中生，誰遣人間伴大椿。桂欲芳時椿正老，

等閒相伴八千春。

木犀椿為父子用實氏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佩玉垂紳廊廟人，幽花小草豈其倫。須知四海皆兄弟，

淡泊論交處處親。

梅花山礬水仙為兄弟見山谷詩

天桃艷杏得春饒，澗草林花品亦彀。誰似三君丈人輩，

萬山深處自論文。

松竹梅為三友

### 寄江南故人

案此詩係厲鶚從天地間集載入宋詩紀事今補

曾向錢塘住，聞鶉憶蜀鄉。不知今夕夢，到蜀到錢塘。

### 詩餘

### 水調歌頭

題旅舍壁

瀛臺居左界，覲面是重城。老龍蹲踞不動，潭影淨無塵。此地高陽勝處，天付仙翁為主，那肯借閒人。暫掛西堂



錫仍同旦過賓 六年裏五遷舍得比鄰儒館豆籩於  
粲絃誦有遺音甚喜黃冠為侶更得青衿來伴應不歎  
飄零夜宿東華榻朝餐泮水芹

念奴嬌

中秋  
記夢

神仙何處人盡道我州三神之一為問何年飛到此拔  
地倚天無跡縹緲瓊宮漠茫朱戶不與塵寰隔翩然鶴  
下時傳雲外消息 露冷風清夜闌夢高人過我歡如  
疇昔道骨仙風誰得似談笑雲生几席共踏銀蚪追隨  
絳節恍預羣仙集雲韶九奏不類人間金石

又

送陳  
正言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南來數騎問征塵正是江頭風惡耿耿孤忠磨不盡唯  
有老天知得短棹浮淮輕氈渡漢回首觚稜泣緘書欲  
上驚傳天外清蹕 路人指示荒臺昔漢家使者曾留  
行跡我節君袍雪樣明俯仰都無愧色送子先歸慈顏  
未老三徑有餘樂逢人問我為說肝腸如昨

騷體

題梅竹圖

是邦無梅竹因見王  
善卿此圖感而賦

余家乎岷之下兮有梅蕭蕭有竹森森今泊乎瀛之野  
兮秋草萋萋黃沙冥冥有懷彼美兮在天一垠夢不可  
即兮聊因其似而記其真真兮似兮豈墨君筆史之可

尋皓兮蒼兮吾獨想其歲寒之心

和歸去來辭

并序

東坡穎濱元誠了翁在遷謫時皆嘗和淵明此辭久之皆得生還故郡余羈留北方十有一年矣客有持諸老和辭見示者讀之感慨不能已因亦和成一篇以見其引領南望之意丙戌冬

錄寄祖仁弟

歸去來兮天涯萬里將安歸落日孤雲在何許百感會而多悲念開元之盛際事已遠而莫追哀天寶之末造世日降而日非璫怙權而染鼎裳倒植而成衣權門焜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焜而踵熾國脉浸浸而遂微智者見幾而勇逝愚者苟得而歡奔謹者避射而括囊弱者含汗而簞門耽大厦之千礎剪一木之僅存爾焜爾汚我全我尊墮九仞而皇恤視千古而有顏旅既焚而胡號節甚苦而難安辯義利之兩界嚴利慾之一闕睇聖涯之浩瀚陳衆說而遐觀慨時運之已往冀道脉之猶還處幽谷之昧昧希正途之桓桓歸去來兮余胡為乎遠遊方羈繫之未釋豈安閒之可求咽氈雪以自厲視簞馱而何憂惟余早志當世謂八荒之可籌謂津可梁謂川可舟冀剝極之猶輿期渙奔之必疇嗟斷梗之中葉倏長隄之潰流賢



愚汨而同盡萬事界於一休已矣乎鍾儀拘而獲釋解  
揚躡而得全子卿困而終歸忠宣浩乎弗留水萬折猶  
將障而東之烏暮投林豈無期余縱不能效靖節躬東  
臯之耔猶欲陪子由賡夜雨對床之詩天運周星而必  
復明年其歸尚奚疑

則堂集卷六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嘉蔭  
榘



圖書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